

崑崙七俠

四

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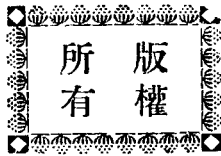
武俠長篇小說
崑崙七俠（全書洋裝四冊）

著者 黃浦 汪景星

評者 聖湖 吳儷影

註者 雲陽 蔡陸仙

出版者 上海松隱書局



版權所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武俠長篇小說 **崑崙七俠** 第四集

黃浦汪景星著 聖湖吳儷影評 雲陽蔡陸仙註


第三十一回

慳囊打破土蠹解皮裘
酒興增高老翁揮破袖

他說罷放下了脚。張三由地上起來。一蹶一拐的向後面去。不多時。他由後面領着一個六十多歲的老頭兒出來。趙世昌便向張三問道。他便是金百萬麼。張三道。是的。他正是我們的主人翁金員外。趙世昌搶進一步。向金百萬大聲說道。金老頭兒。你可知道我的來意麼。（這一句話未免太滑稽了。金太爺也不是你的肚皮裏蛔蟲。怎能知道你的心事呢。）金太爺顛着嗓子答道。我……我……我……我不知道。（說話零零落落。這差不多魚肉喫得太多。以致生火




生痰。說起話來。不甚麼清爽罷。趙世昌冷笑一聲道。你現在不知道。馬上便叫你知道了。你先將身上的三層皮衣給我脫下來。金百萬慌的央求道。小爺那可動不得啊。將三層皮衣裳一齊脫下。那可送了我的老命了。趙世昌道。你認真不脫麼。他忙道。小爺請原宥。我一些罷。我並不敢反對小爺。實在是不能脫啊。趙世昌冷笑道。你不脫。我便請你和這面牆壁一樣了。（阿彌陀佛。那可動不得的。）慌得他沒口價的答應道。我脫。我脫。他便喊家丁來給他脫。趙世昌一皺眉。大聲說道。誰敢來給他脫。我便先丟了他的腦袋。讓他自己脫才行哩。那些家丁都嘗過他的辣味了。誰還敢來自尋苦喫呢。大家呆若木鷄的站在一傍。誰都不敢過來。金百萬萬分無奈。只得自己動手。將身上的三層皮衣脫了下來。裏面祇賸一件小棉襖。一件短



衫了。趙世昌道。小棉襖也要給我脫掉了。金百萬戰戰兢兢的說道。那可不能了。請求小爺做好事罷。趙世昌冷笑道。凍不殺。凍不殺。我方才看見易先生的夫人身上。祇穿一件單布褂兒。上面還有許多的破洞哩。他不是應當早已凍殺了麼。但是她仍然活着。你脫掉了小棉襖。裏面還有一件齊齊整整的短衫哩。斷不會凍殺了的。快脫。快脫。休說閒話。金百萬見勢頭不對。不脫料想不得過門了。只得咬緊牙齒。脫了下來。趙世昌回頭對易白榮說道。易先生。這是你的東家送給你的。你快些過來穿了罷。像這種解衣推食的好人。外邊却不容易多見哩。(惡極妙極)易白榮不好推辭。便走過來將脫下來的衣服。一齊穿到身上。趙世昌一把抓着金百萬的手腕說道。這裏不是算帳的去處。我們且到後面去。細細的將帳算上一算。金百萬




給他拖得踉踉跄跄的動身了。到了大廳上。他的四個兒子。四個媳婦。以及親友等正在喫着辭年的酒席。見了趙世昌凶神也似的將金太爺拖了進來。大家不由的齊吃一驚。站起來在廳上像走馬燈一般地亂轉起來。趙世昌一脚將兩桌酒席踢翻了。大聲說道。你們這些土獃子。倒快活得很哩。沒有錢的人家。差不多連午飯米還沒有下鍋哩。（并剪哀梨。沒有這樣的痛快。讀者看到這裏。當連盡三大盃。）他說着向金百萬說道。你請易先生來。原定多少修金的。金太爺忙道。關書上定的是八十千一年。趙世昌道。他教了幾個月的書了。金百萬道。九個月。趙世昌道。他支過束修沒有。金百萬道。沒有支過分文。趙世昌道。還是他自己不支。還是你不肯付給他呢。金百萬停了停說道。也不是他不支。更不是我不付。我們這裏向有規例。



的不論是那一個先生來教書。皆是先教後付束修的。趙世昌道。這一個規例除掉了府上。別一處還有沒有呢。他吞吞吐吐的說道。別處有沒有。我却知道了。趙世昌道。呵呵。別處有沒有。你不知道了。我且問你。你家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開門七件事。是那裏來的銀錢呢。金太爺道。我們一切的開支。皆靠着田裏的出息。趙世昌道。那麼易先生一家數口。一年三百六十天。更沒有比較別一家少過一天。他家每天開門七件事。又靠的什麼出息呢。金百萬道。他自然是靠着束修的出息了。趙世昌道。他靠着束修過日子。不用你說。我是知道的。我要問你。他除掉這束修之外。還有沒有出息呢。他道。他是一個窮教書的先生。一沒有田。二沒有產。自然沒有其他的出息了。趙世昌道。他沒有出息的。這九個月分文付不着。他家難道成仙成



佛不喫飯的嗎？請你將這個原因告訴我罷。金百萬啞口無言。半晌答不出一句話來。（我亦道：答不出話來了。）趙世昌大聲說道：快點將這個緣故給我說了出來。萬事全休。不然小爺便要發脾氣了。到那時你可不要懊惱啊。金百萬慌忙說道：我實在不知道他家怎麼生活的。依我的意思。逆料起來。或者向人家借貸。也未可知哩。趙世昌點頭說道：倒給你猜着了。他家九個月喫用開銷。皆是我借給他家的。每月伍拾兩銀子。我放債一向是一本拾利。九個月結算起來。四百五十兩本銀。另加四千五百兩利息。共四千九百五十兩銀子。如今分文未還。他欠我的債。皆因爲你家東修不付的緣故。如果你家付了東修。他也不致就欠我這許多的銀子了。推其原因來。却不能怪易先生欠債不還。祇怪你家不付修金了。（蠻橫得令人可愛）



金百萬忙道。付修金。付修金。人來。快些給我將八十千束修付了出來。恐怕此刻付出來。不止這樣的數目了罷。趙世昌忙搖手說道。不行。不行。這區區八十千文。百分之一。夠他還什麼債呢。要付付出四千九百五十兩銀來。還我的債。少付一錢銀子。你家也過不成年的。金百萬忙道。小爺這話。未免忒也強人所難了。叫我付束修。我不敢下你老人家的面子。便付八十千文出來。他家欠債與我何干。我又何能替他還債呢。這個道理。隨便小爺到那裏去。也說不出啊。趙世昌道。有什麼說不出。你家不付修金。我家也不應他的借貸。那麼他家勢必要蓋起鍋來。過九個月的日子哩。你家能九個月不喫一頓飯。我的債不獨不要。連他的束修也再不向你付分文了。今天是大除夕一天。不算數。明天請你家實行蓋鍋不喫。直至九月三十日。



爲止。我也不到別處去了。只在這裏監視着。如果你家熬不到九個月。便要喫飯。那麼我的債。不獨要你家償還。並且再加十倍。便是四萬九千五百兩。毫無折扣。真不二價。（絕倒。竟像談交易的一般了。）金百萬聽了。嚇得倒抽一口冷氣。暗想。這可糟了。不要說九個月不喫飯了。便是九天罷。還想活命麼。罷罷罷。四千九百五十兩銀子。倒也值得出了。他想到這裏。咬碎了牙齒說道。不必打賭賽。我願給易先生還小爺這一筆債了。趙世昌道。還有一筆帳。一起算罷。金百萬蹙眉苦臉的問道。還有一筆什麼帳呢。趙世昌道。你家共養多少牛馬呢。他道。水牛十五條。黃牛十五條。白馬二十匹。趙世昌道。牛值多少。馬值多少。金百萬道。黃牛水牛統扯起來。五十兩一條。白馬算一百兩一條。趙世昌道。有了價錢。這帳便好算了。你可知道。丹徒縣內



的牛馬行瘟麼。他點頭道。是的。所幸我家的牛馬一條也沒有生病。趙世昌笑道。這不生病的緣故。你可知道麼。他搖頭說道。這個我却不知道了。趙世昌道。我也知道你不知道的了。我對你說罷。你家的牛馬不生病。完全是你家牧牛馬的人本領好。才給你家將這五十條牲口保持得安然無恙的。論起規數來。你家五十條牲口。沒有一條活的。如今瘟疫行過了。這五十條牲口。却不應再爲你家所有了。他聽得忙道。不歸我家所有。歸誰呢。趙世昌道。這也不用說得了。當然是歸牧牛馬的人所有了。你如果要牲口用。那麼。我們便格外通融。牛馬仍然歸你。你將代價須要分文不少的交了出來。三十條牛。一千五百兩。二十條馬。二千兩。共三千五百兩。我們特別優待你。譬如這五十隻牲口得瘟疫死了。那麼。皮毛骨角未必分文不值的。統



算起來。十兩一條。五十條便扣除皮毛骨角五百兩銀子。祇要你
再貼出三千兩銀子來。便算了帳了。金百萬再也想不到他節外生
枝的。陡然算出這一筆帳來的忙道。這牲口平安與否。皆由天定。與
牧的人又有什麼關係呢。趙世昌道。這却非你所能知道的。你不服
氣。我便將五十條牲口。一齊牽了去。賣了。到那時。連皮毛骨角的扣
頭。都不給你。你却不要後悔啊。金百萬兜着一肚皮的惡氣。又答應
了。趙世昌道。好。拿關書出來。讓我看過。他命人將關書拿了出來。趙
世昌接到手裏。嗤嗤嗤撕成一片片的紙屑兒。擲向空中。蝴蝶也似
的隨風飛去。他忙道。了帳了帳。快些將兩筆銀子算出來。還要立券。
他說罷。隨手又立了一張兩方情願的券書。命金百萬和易白榮押
了字。領了七千九百五十兩銀子回去。將一個易先生幾乎快活得




瘋了。立刻肥魚大肉買了許多。又將金百萬西邊陳姓的一宅房子買了下來。粉刷一新。閤家搬了進去。買糧購草。安安逸逸的過年了。可不將一個金百萬生生的氣煞。可是又怕趙世昌。祇得將一肚皮不可遏抑的冤氣。捺到小腹。隨着洩氣走了。易先生夫婦忙了半日。辦出一席酒菜來。請世昌上坐。他倆納頭便拜。慌得世昌趕下位來。將他兩個拉了起來。說道。你們這算什麼意思呢。易白榮忙道。不是恩公施展大力。我家焉能得有今日呢。所得的銀子。我易白榮天良難昧。願與恩公平分秋色。趙世昌不待他說完。忙道。你不用做這些俗態了。我對你實說罷。我如果愛上銀子。我也不來給你打這回不平了。這個金百萬。如果不是可惡的土豪。那麼。便是你來請我。我還不幹哩。這一次祇算和他小小的開了一回頑笑。薄薄的懲罰他一



次。在金百萬一方面。去了八千銀子。我可說他簡直是九牛之亡一毛。毫不損失元氣的。在你一方面得了這八千銀子。雖不能算大富顯貴。可是買一些田產。將來可以免強糊度下去了。用不着再去幹那個無聊的生活了。像這樣兩全其美的事兒。我是樂於做的。談到和我平分銀子這一層。請你收回成命罷。這四千銀子分給我。一則我不會使用。再則我也帶不走。你要酬謝我的情分。這也不難。你只辦一些好酒來。我們痛飲一回。便算了。那些酬答平分的話兒。請你不要再來題起罷。我生平最怕聽的。(何等的慷慨。何等的毫爽。)易白榮只得唯唯的答應。燙上一壺好酒來。他倆對酌起來。趙世昌飲了兩盃。便對易白榮說道。我如今還要關照你一句話哩。便是我走之後。那個金百萬。如果沒有什麼報復的舉動。那時最好的了。萬一



他等我走了之後。他便來和你爲難。那時你不妨便憑着證據。到縣裏去告他便了。丹徒縣殷國棟。我認得的。你和他打起官司來。只消將我的名字告訴他。那麼。你的官司便包勝不會敗的了。易白榮連連稱是。他兩個一直飲到東方發白。這才停盃。此刻外邊已經劈劈拍拍的鬧着放開財門的爆仗了。易白榮便命他大兒子洪民。舉行開財門的俗例。門一開。忽然從外邊走進一個渾身襤褸的老頭兒來。一手握着一根鐵管的旱煙筒。一手提着一隻破籬。到了堂屋裏。放下破籬。一屁股便往桌子邊一坐。（奇極怪極。伊何人耶。）將烟筒往桌上一放。打了一個哈哈說道。奔走了一夜。疲倦已極。拿酒來。給我添添精神。我還有要事去哩。易白榮見他這樣的坦熟。只道是趙世昌的親友哩。答應不迭的去燙酒來給他。他拿起來。嘴套嘴狂飲。



了一陣子。放下壺，喊添酒。易白榮忙添上一壺來。他吃了兩塊牛脯。又將第二壺吃了。話休煩屑。一壺又一壺。像牛飲水也似的一連吃了八壺。算起共有十多斤了。趙世昌不禁暗暗的發怔道：「這老頭兒好大的酒量啊。」


儷影女史評曰：道理規矩。是人們的準繩。一個人沒有規矩。不講道理。那便是一個野蠻者了。但是有許多的事情。從規矩道理做去。不能得到圓滿的目的。非要不走規矩道理這一條路。方可得到最後的勝利哩。照這樣的說法。勝利當然是被他得着了。野蠻兩個字。一定是逃不了的了。可是每每將野蠻兩個字在必用的地方用。那麼。雖然野蠻人都不覺得是野蠻了。讀者們但看趙世昌對於金百萬的一段。便可

知道了。

第三十二回

黃金生翼財閥飛魂
紅袖當窗淫髡覲面


紹興太雕。無錫惠泉。吃上拾斤八斤。我倒時常可以看得見。這天津的高糧。從沒有看見人家吃到五斤以外。我兩個不住手吃了一夜。也沒有吃到五斤。他在這最短的時候裏。竟能吃了拾斤多。看他情形。似乎還能吃上三五斤哩。真是絕大的酒量啊。他正自暗暗地欽佩的當兒。瞥見那個老頭兒。忽然將上身穿的一件百衲千補釘的破襖脫了下來。說道。熱得很。熱得很。酒有沒有了。有酒再添上一壺來給我吃個爽快。如果沒有。我也要將就些了。他說着拿起鐵管旱烟筒來。裝上一筒旱烟。吸了起來。趙世昌見他兩臂肌肉突起。



腹口的黑毛鬍。的生出一溜來。斷不像六七十歲老頭子的一副筋骨。不由他便向易白榮問道。這位老人是府上的什麼人啊。易白榮聽得。不由的詫異起來。忙道。他……他……他不是你的親友麼。趙世昌越發蒼蠅落下麵糊盆裏。弄不清了。忙道。我不認識他啊。易白榮聽得。正待要發揮那個老頭兒。趙世昌忙向他丟了一個眼色。（趙世昌精細。）示意易白榮不要莽撞。易白榮只得忍着話頭。看他如何舉動。那個老頭兒好像沒有聽見他兩個說話的一樣。一面吸着旱烟。一面閃着精銳的目光。朝四壁打量了一會。向易白榮笑道。三個月不見。不料你竟成了一個富翁了。這倒是一件很怪的事哩。易白榮聽得他的話。不禁吃了一驚。忙道。我不曾和老丈會過啊。他笑道。這也難怪。常言道得好。貴人多忘事。那裏還將我們這些窮老



夥子放在心上呢。你可記得三月前你家東翁曾失去五千兩銀子
的事情麼。他爲什麼要辦酒陪你的罪呢。那便是老夫和他小小的
尋一回開心。因爲那時維揚出了一件不可伸訴的冤枉事情。老夫
向他借五千兩銀子去救人家三條性命的。不想你的東翁便疑心
你串通強盜偷去的。在你的面前嘖有煩言。難道你不覺得麼。老夫
無論做什麼事情。向來不歡喜拖泥帶水。連累別人的。我在第三夜
便給他一個警告。他這才將疑你通盜的心理打消的。易白榮聽得。
不禁毛骨悚然。原來在九月裏果然有這麼一回事的。金百萬失去
了五千兩銀子以後。便疑心易白榮通匪。在第四日早晨。在他的枕
頭邊還見一把明晃晃的單刀。和一張三指寬濶的紙條兒。上面寫
的是




維揚有布號名隆順者。號主吳姓。僱夥友崔鄧李三人。爲其收帳。崔等在淮東共收帳銀五千兩。僱舟返揚。途過昭陽之北。烏金蕩。遇風船覆。幸蕩水不深。得保全性命。船及帳銀。不知飄流何所。崔等狼狽回揚。見號主吳某。備述前事。吳疑爲詐。又以上莊帳客坐號索帳。急急苦無以應。遂欲執三夥付諸有司。加以詐騙罪。三夥有口莫辨。憤恨欲死。老夫憐其冤遇。又悉閣下多金慷慨。特來軟借五千。救彼等三條性命。此舉殊爲閣下造福不少。閣下於失銀之後。慎勿亂起狐疑。易先生雖窮無立錫。然尙未効老夫之行爲。老夫本欲借此五千金作解冤之舉。殊不欲再造疑案也。書此敬達左右。餘意不宣。寄柬者江南一丐。金百萬看罷此柬。險一些將真魂從頂梁上冒了出去。暗自說道。幸



虧我對易先生沒有什麼無禮舉動。萬一有了什麼無禮的舉動。那麼我這一顆腦袋還有麼。他當天晚間便辦一席酒。請易先生上坐。親自執壺酌酒。對易先生說了許多的抱歉話兒。易白榮倒弄得莫名其妙起來。只好唯唯否否的敷衍着。便是闔府的人們。誰也不知道他這是什麼用意。日子久了。易白榮這才知道這一層疑案。今天給那個老頭兒一口道了出來。怎能不驚心動魄呢。忙道。聽老丈的口氣。難道便是江南一丐麼。他掀髯大笑道。不是老夫還有誰呢。易白榮慌的一躬到地說道。不知你老人家此刻由那裏來的。他道我嗎。昨天在雲台山帮着武老頭兒和一班賊黨廝殺了一夜。今天夜間還要到會稽去尋鄭鋼髯去哩。列公。他說他在雲台山幫同武老頭兒。這個武老頭兒究竟是誰呢。他便是許久未曾提及的武天公啊。



他自從破綠光劍傷臂以後。便在十三村住了二年。他的傷已經養得復原了。史鐵華在這二年之內。將各門功夫。已練到登堂入室的境界了。武天公見他酷愛使弄一對軟索鎚。便命他一心一意的練習。這軟索鎚。爲將來防身的利器。史鐵華將所有的家數習熟了。不算數。並且在這散家數裏。給他聚鍊出一種天花亂墜的門路來。用起來確有神出鬼沒的妙處。武天公見他竟能別出心裁的創出一派與衆不同的鎚法來。不禁大爲驚異。便給他這一路家數定名爲史家鎚。他雖然住在十三村史家。平素不出大門一步。但是有許多老朋友。知道他落脚在史家。時常有人來探望他的。鄭鏑。鄭江。南一。丐這兩個人和他的感情分外來得厚。差不多每月都要見面一兩次的。武天公便將史鐵華聰穎過人的話兒。在他們跟前說了。



個不停。鋼髻和一丐向是極歡喜這輩英俊的小朋友的。他倆有時也將自己的硬分兒教些給他。他三面得到教益。進步自然越發來得快了。國馨有時回來探望他的祖父。見史鐵華的功夫進步之速。超過常人百倍以上。不禁暗暗的佩服。他和史鐵華談說起來。倒也十分投契。每當他和馬櫻花回來。他必然置酒給他倆接風。三哥三嫂喊得異常親熱。武天公見他對自己的孫子這樣的親熱。自然是歡喜啊。閒文剪斷。且說武天公的臂傷漸漸的養復原了。久靜思動。便和鐵華商議。預備沿着運河上去。到江南遊歷一番。史鐵華鍊得一身好本領。還未出去逛過一回哩。他聽得要到江南去遊歷一番。自然的滿口道好啊。他當天便和郭氏說明。郭氏聽得是武天公領他一同出去的。自然不橫加阻止。到了第二天。一老一小。帶了乾




糧路鈔。便動身走了。在路已非一日。那一天到了江蘇境裏的東海縣了。日已斜西。過了未牌時候了。史鐵華便向天公說道。老爺子我們今天便在這城內住上一宿罷。武天公點頭道好。他倆順着大街進了城。史鐵華到城池裏還是鄉下人喫海參。第一次哩。他看見三街六市。這樣的繁華。這樣的熱鬧。他滿心歡喜。一面走。一面撥着腦袋像搖博浪鼓也似的。兩邊亂張亂望。武天公笑道。快點走路啊。兀的東張西望的賣什麼呆啊。鄉下裏小子都要將鄉下的色彩帶了出來哩。史鐵華微笑着。也不答話。隨着天公走過了太平街。便到一家旅館的門口。天公抬頭一望。只見這家旅館的門前。懸着一塊門額匾。上面寫着招商客寓四個字。天公向鐵華說道。鐵兒我倆今天便下在這裏罷。史鐵華道。好的。可是這裏不是飯店。我們喫飯不是



又要出去喫麼。(活畫一個孩子的口吻)天公笑道。你那裏知道呢。下旅館什麼東西買不到呢。要喫飯。要飲酒。怕他家茶房不去給我們代辦麼。鐵華笑道。我道還要我們出去的呢。他說着。便隨着天公進了招商客棧。下在第二十五號房間裏面。可巧這二十五號房間。便在招商客棧的前樓。緊接街口。推開窗子。大街上的一切可以俯覽無遺了。(先逗一勾妙)他倆盥漱了一回。便喊茶房去辦酒菜來。茶房答應去了。史鐵華伏在樓窗門上。俯着頭。朝下面儘在呆呆的亂瞧。不多時。酒菜送來了。武天公便向他喊道。鐵兒。過來喫酒啊。……史鐵華一些兒也沒有聽見。他又喊了一聲。鐵華仍然未曾答應。天公不禁笑道。這個小子着了瘋魔了。不過到一個小小的縣城裏。便這樣的出神了。如果到了江南那些大都會去。還不知怎樣



的出神入迷呢。他說着走過來。伸手在他的肩頭上輕輕的一拍說道。痴兒你敢是着了瘋魔不成。史鐵華這才驚得回過頭來。向天公說道。老爺子。你來看看那邊那個頭陀。多麼可惡啊。（原來看見一件特別的事了。不怪他出神。）天公順着他手指的所在望去。只見一個三十多歲。一臉酒刺橫肉的和尙。披着一頭的長髮。外加一道束髮的銅箍。頂門上嵌着一個月牙彎兒。身上穿着一件玄色的袈裟。一雙白粗的襪兒。一直套上膝頭。腳上穿一雙草鞋的麻鞋。一手執着一根錫杖。一手握着一串佛珠兒。斜着腦袋。目不轉瞬。直對對過一家樓上呆看。天公順着他目光所射的地方望去。只見那家樓窗口坐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低着頭正在那裏繡花哩。粉頸凝脂。鬢雲似墨。一張惹人嗔愛的面孔。隱隱約約的確似畫中的人物。



(描寫入骨。隱隱約約者。蓋美人低頭在做活計。不能見其正面也。)

天公看罷。微微的點頭。也不言語。史鐵華忿忿的說道。叵耐這賊頭陀。好生無禮。竟敢在這烟稠密的地方。偷看人家的閨閣。武天公笑道。你這個小夥子。倒歡喜多事。他無禮。與你有什麼相干呢。(語雋而妙。)

史鐵華聽得忙道。可惜我和那家不認識。我如果認識那家。我定下樓去。將那個頭陀抓住。給他一頓好打哩。武天公笑道。哥兒出門的人。不要去多事。爲佳啊。(這是反話罷。)

萬一那個頭陀的本領比較你來得大。那麼你不是自討苦喫麼。(妙極。他偏用激將法來試驗鐵華的膽氣。)

史鐵華聽得。不由火起無名。忙道。老爺跑了這許多年的江湖。倒將膽子跑得小了。我們學一身武藝。幹什麼的。無非是爲着打不平的。見了不平。不去打。那麼。要這一身的武藝。



何用呢。武天公笑道。常言有兩句話。初出胎犢兒。不怕虎。生長頭角。反怕狼。確有些道理。我記得我當初學得一身武藝。初出道的時候。便是天王老子也不在我的目中。只知道我的武藝高超。更沒誰可以過我一着。到了十年之後。經過了許多的磨折。挫滅了不少的豪氣。又過十年。不知不覺的已將我的豪氣盛火消滅了一半了。三十年而後。一點兒火氣全沒有了。輕易不曾發過一回脾氣。無論什麼人在我的眼睛看起來。總覺得他高於我的一切哩。一個人出胎至十歲這十年內。度着沒有知識的生活。拾歲向後有了知識。便生了驕傲的心了。二十至三十這十年。火氣兩種。是極盛的時代。驕傲的心理。和火氣一樣的增加。三十之後。便一步一步的減少火氣了。到了老夫這麼大的年紀。差不多和青梅竹馬的兒童時代。差不多了。



既不肯輕易發動火氣。更不肯拿驕傲的眼光去看別人。祇覺得自己以退一步爲是。便說今朝這和尚無禮在這裏偷看人家閨女。在你們少年人的眼光看起來。確是一件令人氣結的事情。可是退一步想。那女子既不是我的親戚。更不和我認識。那個和尚和我一無恨二無仇。他在偷看女子與我何關呢。或者那和尚看那個女子。有別種用意。不是狹邪的。那麼你去橫加干涉。不是一些兒道理也沒有麼。更有一層。便是你去和那個和尚較量起來。萬一那個和尚下辣手。丟了你。那麼討到誰一方面的好呢。史鐵華忿忿的說道。偏是老爺子將那個頭陀說得這樣的厲害。我却偏生不買他這一本窮帳。我便去和他見個高下。不論勝負。也好出出我胸中的惡氣。（真是氣煞）他說着霍地將一件虎爪的披風掀去。在腰間取出一對




軟索鏈。大踏步便要下樓。武天公笑道。來來來。不用在我的面前使性兒罷。我還有話對你說哩。（神情俱妙）

儷影女史評曰。好久未曾提起的江南一丐。與武天公。齊在本回出現了。著者寫此二人。却不是爲着反照的章法。才寫他倆的。實在是史鐵華也是七俠中之一。消息沉悶已久。得江南一丐一提。武天公一領。便出場了。像這種用筆。真可算手揮五絃。目送飛鴻哩。

武天公戒史鐵華不可驕矜盛氣一段。語語中的。讀者得着裨益不少。

第三十三回

侯門似海不許老僧敲
色膽如天侈談處女美



史鐵華只得止着脚步說道。老爺子有什麼話說。天公笑道。你且走過來。我自有的話對你說哩。鐵華祇得回到他的身邊。天公說道。你要打不平。現在還未到時候哩。我們且飲酒吃飯。到那時候。我自關照你去打便了。（妙在不即說明。）史鐵華道。依老爺子的話。到什麼時候去打呢。天公笑道。到那時。你自然便曉得了。我們且先飲酒吧。史鐵華懷着一肚皮的鬼胎。又不敢違拗。只得放下一對軟索鎚。和天公對面坐下。給天公倒酒。天公吃了幾盃酒。便吃飯了。鐵華那裏還有心去吃飯呢。呆呆的坐在那裏。只等天公開口叫他去。他便好下樓去顯顯自己的身手了。天公見他不肯吃飯。便笑道。你爲什麼不吃飯。時候早得很哩。快些吃飽了。不要到那時餓着肚皮去廝殺。沒了力氣。後悔不及哩。鐵華急道。老爺子不拘什麼事情。皆歡喜叫



人鑽在葫蘆哩。一些兒也弄不明白。究竟到什麼時候才去呢。萬一那個頭陀走了。那麼……（心急如焚。少年好勝。每每如此。天公一味鎮靜。宛似送秧人。途逢看鴨奴。鴨奴絮絮作語。一忙一閒。文情絕倒。）天公笑道。你不用猴急。那頭陀便是走了。也要復來的。（至此始微露春光。）鐵華無奈。只得胡亂的吃了兩碗飯。喊茶房來收去碗箸。他站起身來。俯首朝下面一望。不見那個頭陀的所在了。他急得頓足說道。我道如何。那頭陀果然走了。天公笑道。他走了便走了。又有什麼要緊呢。（又蕩開去。）史鐵華悶悶的也不答話。身子一歪。往床上一倒。將一股懊惱煩悶的思潮。一齊湧上心頭。昏昏的入夢了。過了好久的時候。猛聽得天公在他的耳朵旁邊輕輕的喚道。鐵兒。你快一些起來吧。廝殺的機會到了。（天公確是妙人。）鐵華




聽得廝殺兩個字。頓時將磕睡蟲趕得走了。一骨碌坐了起來。雙手揉揉眼睛。一望房中黑越越的已經熄了燈火了。他忙道。老爺子爲什麼將燈光熄了啊。天公道。不要聲張。快些起來。史鐵華在暗中一緊腰絛。摸了一對軟索鎚。下得床來。天公拉着他的手。走到窗前。用手指着對過說道。方才我看那家屋上的黑影子一閃。我知道那廝來了。我忙將燈光熄了。此刻那廝恐怕還在天溝裏面呢。你前去。須要小心爲上。千萬不可大意啊。史鐵華答應着。使了一個燕穿簾的姿勢。從房裏一直躡到對過的屋脊上面。往四下裏一打量。不見有什麼動靜。他正待回身下去打聽。猛聽得下邊發出一種悽慘而又微細的聲音來。呼道。救命啊……殺了人咧……他聽得忙從天窗朝下一望。只見日間所見的那個頭陀。脫得一絲不挂。



往下一豎。噹啷啷一聲響亮。那頭陀的一枝禪杖。早被史鐵華的雙鎚打成三截。（異樣的精彩）祇有中一截。落在那頭陀的手裏。那頭陀不甘示弱。爽性將手中的一截猛的向鐵華的頭顱拋來。鐵華一低頭。剛將他的一截禪杖讓去。不料那頭陀趁着他低頭的當兒。搶進一步。飛起一脚。直對鐵華的襠下踢來。（頭陀不弱）史鐵華更不躲避。雙腿一叉。縱前一步。這一夾。那頭陀的右腿。已經給他夾住。好個史鐵華。在這急不容緩的當兒。他已將右手的鎚。並到左手。霍地使了一個卡頓的家數。將頭陀的嗓子。往後一叉。那頭陀不由的翻身仰倒。鐵華左手裏的雙鎚已到。壳禿一聲。那和尚的一顆西瓜腦袋。早已破而且碎了。（三着並用。寫來朗若列眉。毫無手忙腳亂的態度）他丟了那和尚的性命。正待回去。武天公飛也似的趕到了。



笑嘻嘻的說道。今天的家數用得一些兒也不亂。第一場便佔上風。可喜可賀。史鐵華笑道。老爺子又來了。今天不過是碰着一些巧罷。那裏便能算我的本領哩。羞煞人。如果這和尚按部就板的和我厮拚。我或者輸給他。也未可知哩。（勝不矜驕鐵華可愛。）天公也不答他的話。蹲下身子。在那個和尚的上下細細的一打量。只見他的一顆腦袋已經碎爛得不成形狀了。天公站起來說道。你且將這和尚的屍身。拋到城外曠野的地方去罷。史鐵華答應着。拾起他的屍身。飛身到城外去拋了。天公由天窗翻了下去。只見那個女子躲在帳子角裏。身上裹着一條氈毯兒。索索的打戰。一張惹人憐愛的面孔。現出慘白的色彩來。天公忙向她安慰道。你不用駭怕了。那個頭陀已經給我們打殺了。他說着。伸手將那和尚脫下來的衣服抱着。飛



身出窗。回到自己的樓上。史鐵華也跟着他回來了。鐵華笑道。老爺子將那禿賊的衣裳抱來。幹什麼。武天公笑道。我自有用處。他說着。取出火種。將燈點了起來。在燈光下面。放開衣服。細細的搜查一會。在袈裟的袋裏。搜出幾張月白的名片來。上面寫着

修鏡

雲台山方丈


七個字。武天公看罷名刺。不禁點頭嘆息道。久聞這修鏡在東南五省無惡不爲。萬不料他今天却將性命送在你的手裏啊。去年我們警兒和胡萬春曾在高郵雌雄塔和他會過一次。兩個戰一個。都不是他的對手。聞得他對外三擋的功夫。是很好的。今天沒有使出來。送掉性命。我真替他可惜哩。史鐵華笑道。我和他對手。走了十幾着。便知道他對於外三擋的功夫。是有研究的了。我不敢放鬆一着用。



心將一路滿天紅的鎚法。使了起來。逼得他無法使用外三擋的手脚了。武天公點頭道。能夠見機而作。便可出道了。我想這修鏡既然落腳在雲台山。這雲台山一定還有餘黨哩。（呼起下文）史鐵華欣然說道。那何用。猜測呢。雲台山我倆爽性去一趟。來上一個斬草除根。豈不是爲世間除掉了一方大害麼。（語壯甚）天公道。我也有這樣的用意。只是我們單單的兩個人前去。究竟不妥。萬一碰見大夥子硬生。那不是飛蛾投火麼。史鐵華道。老爺子又來多慮了。我們此去。不過是見機而作。如果碰見比較我們厲害的夥兒。我們便退後一步。再設法去破雲台山。萬一山上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傢伙。我們便來上一個順手牽羊。替他打掃一下便了。他說到這裏。猛聽得屋上有人狂笑一聲道。恐怕由不得你這樣的隨意罷。（奇峯又起）




史鐵華武天公兩個聽得不由的齊吃一驚。鐵華忙提起雙鎚。飛身上屋。四下裏一打量。一些人影兒也不見了。他不禁暗暗的佩服道。這人的飛行功。到實在不錯。在這一轉身的當兒。便不見他的影跡了。他忙下來對天公說道。這人的飛行功的確高乎我輩百倍以上哩。我方才趕到了屋上。連影子都不看見了。天公皺眉說道。這差不多是修鏡同來的黨徒罷。我們的話倒給他聽去了。怎麼辦呢。史鐵華說道。這也沒有什麼關係的。橫豎雲台山我們是去定的了。不管他們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我們終要去和他們見一個高下的。武天公說道。你只知道隨口亂說。那裏知道外邊的天多高地多厚呢。他們不知道我倆前去。便沒有防備的了。沒有防備。我們隨便怎麼幹。都容易着手的。他們一經防備起來。蛛網辣物儘多哩。我倆還想



佔着便宜麼。史鐵華道：依我看。修鏡是雲台山的首領。如今已給我們丟了。其餘的雖然厲害。我想也就可以料到底了吧。武天公笑道：大話少要說啊。須知江湖上有兩句話說得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你道你的本領蓋世。還有許多蓋你的本領在着哩。豈可目空一切的嗎。（寫天公精細深算。）史鐵華道：聽老爺子的口吻。好像又有不去的意思了。（絕倒。）史鐵華祇怕他不去。非怕他不去。蓋不去。即沒有廝殺了。（武天公笑道：你不用急。去是去定了。不過在未去之先。我們先要商量商量。怎樣下手的方法哩。史鐵華道：老爺子攻內。我便守外。還愁那一夥毛賊逃了不成麼。武天公道：此刻也難料得定。我們且到那裏再定行定止罷。史鐵華大喜道：好好好。我們要去便去罷。再遲天亮了。那麼。便難着手了。（活畫一個急孩子。）武天公點



頭稱是他倆便悄悄的動身。向雲台山而來。到了雲台山。便見一座大悲禪寺。高高的矗在山坳裏。寺裏的燈光。直透出來。他兩個從後山飛身上了大殿。只見兩邊的廂房裏。燈燭通明。許多凶眉暴眼玄衣紮的傢伙。正在談笑着。十分高興。有一個跳起來笑道。我那六麻子是從出道以來。那原封未動的貨色。我從來未曾嘗過。昨天和白菜根在賈家樓。竟嘗着那未開苞的滋味了。果然不錯。確比較那些破洋傘的貨色。遠勝千倍萬倍哩。白菜根從前在我面前。常常說起未開苞的滋味如何好。說得慷慨淋漓。唇焦舌敝。我只不肯相信哩。什麼開苞不開苞。不是一樣的麼。依我的愚見。耕熟了田。耕起來自然是輕而易舉。碰到一塊未曾開墾的荒田。自己枉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弄得不好。將自己的犁頭耕得壞了。豈不是鄉下人飲百合



湯。自尋苦吃麼。殊不知這未開墾的荒田。確有難言之妙哩。我從此以後。不是未開苞的花兒。我發誓也不採的。馬家弟兄不知道這其中的奧妙。動不動的還要將一對牯牛眼睛翻了起來。說這些勾當幹不得哩。這真是天下的第一個雙料的呆子。他所苦沒有嘗到這種滋味。他要是嘗到這種妙極趣極的滋味。我可保管他飯都不吃。想去幹這個勾當哩。說到這裏。有一個落腮鬚子的大漢。鼻子一湊。嗤的一聲說道。罷了。你不要在說這些看不起人的話兒了。我對你講吧。我幹那些風流的勾當。只怕你還是一個未曾出道的小夥子哩。當我主持西天目的時候。談起小老婆來。多沒有十個八個。我還領教過咧。什麼滋味不滋味。簡直是作上一場瘟業。好好的。一個女孩子。供我們洩了一回獸慾。便破了人家一世的貞操了。所以我的



妹妹。隨那個姓武的跑了。未始不是我作孽的反應哩。列公。你們聽他的口氣。不是西天目山的馬家驊麼。他怎麼到這裏來的呢。原來他自馬櫻花和他們決裂之後。他便和兄弟家驢。到茅山去尋他的師伯熊大海。不料他的師伯熊大海。在江西加入義勇會了。須在會裏先要服務三年。然後才肯讓他回來哩。家驊又怕謝人駿等一班人來復仇。他倆便到雲台山來尋修鏡。恰巧修鏡正自組織白褲黨。便請他弟兄倆加入。那六麻子在舒縣打了擂台之後。便到大沙湖去和白菜根合了一年多的夥。經運河總巡察曹文亮一介紹。便齊加到白褲黨裏來了。修鏡在這二年之內。很拉了不少的好手入黨。有一個獨脚強盜。名字叫黃龍圖。是北道上久負盛名的。他的功夫內外俱練到十六層以上了。修鏡得了他。却也倚若長城哩。



儷影女史評曰。我們每每在極微細的地方。看出著者的用心。馬家驊對邢六麻子說的那幾句話。却是一個好人嘴裏出來的。所以他在下面大破雲台山。和他兄弟未曾丟了性命。未始不是那兩句話說得好哩。更有一解。馬櫻花不歸武國馨。則作者筆下未必肯超生哩。

第三十四回

攘臂除凶老夫伸大義
停盃話舊小俠遇奇人


黃龍圖的脾氣。非常的暴躁。一言不合。便要。和修鏡發生爭執。修鏡一則是怕他。再則要借重他。不得不低一頭。讓他儘發脾氣。黃龍圖有一個混號。名字叫做衝天礮。不論什麼。不得過門的事情。一陣吵嚷之後。便無形的消滅了。修鏡知道他的脾氣。便在他發脾氣的



時候。故意陪他一副笑臉。悶聲大吉。更不和他對抗一句。因此黃龍圖便將修鏡認爲天下第一個好性兒的人。也便是他生平唯一的知己。日子久了。黃龍圖竟被修鏡軟化了。什麼事都聽修鏡的分付。修鏡本來是一個採花大盜的出身。目今雖然做了一個六根淨盡。四大皆空的和尚。但是六根雖淨。六慾難除。四大雖空。七情未愆。我佛多情。故有歡喜禪之創舉。修鏡深得個中三昧。所以實行情天悟道。花國修真的方法哩。他一到了黃昏時候。他便出去尋悟道修真的去處了。寺裏的一切蓋歸黃龍圖管理。黃龍圖倒替他管理得秩序井然的。有條不紊哩。閒話撇開。再說天公在屋脊上面悄悄的對鐵華說道。我且下去和他們動手。你見機助我便了。史鐵華點頭答應。武天公一順扑刀。一道電光也似的從屋上飛躡下來。刀花一閃。



那六麻子的一顆腦袋像滾西瓜也似的滾去了。白菜根大驚忙不迭的將背後的椅子搬起來。向天公擲來。天公一閃讓過了椅子。白菜根已將一柄單刀從壁上搶了下來。縱過來。飛起一刀。便向天公咽喉刺來。（險極。）天公一扭頸子。刀風從頸邊貼貼的刮過。（險極。）他反起刀口。照定白菜根的下三路砍來。白菜根雙足一縱。讓過了一刀。他的刀已變成斬關落鎖的解數。從天公的頭頂上直劈下來。天公隨手使了一個托月的家數。架開他的刀。說時遲。那時快。馬家驊舞動雙鞭。家驢使起獨掌鵝刺。已經向天公的背後擊來。天公不慌不忙的展開那張扑刀。和他三個奮力大門起來。此刻黃龍圍在西廂裏。正自睡着。有兩個黨徒將他推醒。他忙將一對鐵拐。搶到手中。來不及從門走出。飛也似的從窗子躡了出去。搶到東廂裏他



見來者是武天公。他倒是一怔。暗自說道。他和我們向來是河水不犯井水的。什麼緣故。好端端的要來和我們作對呢。他便大聲說道。兀那圈子裏不是老天公。武天公聽得黃龍圖的聲音。也是一怔。暗道。這黃龍圖也和他們是一黨麼。如果真個是這樣。那麼今天確要扎手了。他一面在圈子裏和衆人動手大殺。一面大聲說道。問我的。敢是黃龍圖麼。黃龍圖道。正是。你爲什麼好端端的要來和我們做對啊。武天公大聲說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誰和你反對不得呢。（大義凜然）黃龍圖勃然大怒。揮動雙拐攬進漩渦。武天公應付他三個。已經佔不着什麼便宜了。如今又加上一個黃龍圖。確有些招架不了了。史鐵華在屋上看得眼中出火。旋風也似的縱下地來。大聲罵道。好賊囚。你們以多爲勝麼。他罵着舞起一對軟索鎗。由屋



上跳了下來。早有一班黨徒。從兩邊廂房裏一齊湧了出來。攔阻史鐵華的去路。鐵華蕩開他那一對鎚。天旋地轉的飛舞起來。打得那班賊黨死的死。逃的逃。三百多名霎時打得精光。史鐵華將那班賊黨打散。忙飛身闖進東廂。黃龍圖慌的回過身來。邀住史鐵華大殺起來。史鐵華一面打。一面退出廂房。到了天井裏面展開手。將一路史家鎚施了出來。黃龍圖見他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子。便有幾分輕視他了。及至史家鎚法使了出來。越發將他不放在心上了。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史家鎚法沒有領教過的人們看起來。好像七上八下的亂打。一些兒家數也沒有。實在他便是這不成家數的厲害。你想趁他的破綻去攻擊他。那麼你自己却要受到他的罪了。他下一着還你。便使你讓不掉。黃龍圖一面很不經意的和他對手。



着。一面留神察他的破綻。不多時。果然給他尋出一個極大的破綻來了。你道他尋出的是什麼破綻來呢。原來史鐵華上。一着打的蟠龍入海。下一着雙鎚直起。使用日月齊飛的家數。黃龍圖不等他雙鎚落下。一蹲身。雙拐齊向鐵華的下三路掃來。他滿擬望史鐵華既使用日月齊飛的家數。雙腿一定是不能移動的了。雙拐掃來還愁他不攢倒了嗎。誰也料不到他竟能雙足一提。跳起有一丈多高來。他趁着跳起的力量。手腕一硬。一對鎚直向他的腦後打來。（非常的家數）黃龍圖大吃一驚。霍地使了一個平地栽花的勢子。一個搶背。往右邊一翻。總算將他的雙鎚讓了過去。他經此一嚇。頓時將輕視鐵華的心理。一變而成懼怕的目光了。他十分留神的對峙着。可是史鐵華的史家鎚。却有勝人的去處。普通的鎚法。不外武當少



林崑崙三派。用起來使了上着。下三着便可以知道了。例如第一着使二龍搶珠。第二着便是葉底翻花。第三着由翻花改成魁星奪印。這是不可更移的規矩。可是史鐵華的鎚法。使了第一着。不獨令對方面的人料不到三着。簡直連一着都料不到。（極寫鐵華之能耐。）所以將一個黃龍圖攪得頭眩目暈。幾乎無從招架。纏得他渾身臭汗。方才受過他誘了。又不敢大意。只得將平生最擅長的武藝一齊搬了出來。應付着他。等他將一路史家鎚法使得完了。他才稍稍的有幾着還手的機會。他隨手便將自己唯一取勝的李公拐法使了出來。颼颼冷風亂颯。攪成一團黑霧。不見他一些兒人影。（黃龍圖猶未失其威。）史鐵華識得他用的一路李公拐法。他也不敢怠慢。舞起雙鎚。小心敵往。那邊武天公和他三個血戰了多時。得不着




一些破綻。常言道得好。能狼不敵衆犬。好手祇怕人多。饒你武天公十分厲害。可是他三個也非平常之輩。所以沒有機會可乘了。天公在刀光劍影中。混殺多時。漸漸的有些不對了。手慢腰鬆。汗流氣急。一則他有了年紀了。再則他自從破綠光劍之後。便未曾廝殺過。今天忽然這樣的大殺起來。究竟有些手生脚硬哩。又停了一會。愈不對了。漸漸的對敵淪到招架的分兒了。他三個越殺越勇。武天公連圈子都跳不出了。（急煞。急煞。天公奈何。）這時屋上有人狂笑一聲道。（難道便是在招商客棧屋上狂笑的那個人麼。）豈有此理。三個小夥子圍鬥一個年近七十的老頭兒。天下那有這樣的不平事情呢。說着閃電驚蛇的一道白光飛了下來。馬家驢大叫一聲。拋去了雙刺。撲地倒下。右臂已斷成兩截。馬家驢大驚。虛晃一鞭。跳出圈子。



霍地將家驢從地上抓起，飛身上屋。便聽得西廂房上放飛劍的那人說道：論理我今天便不放你倆動身了。馬家好好的家聲，都給你們敗了。你的父親和我是老朋友。我爲難你們，只覺對不起你們的亡父了。我很望你倆從今以後，革面自新，不再幹那些辱門敗祖的勾當。那麼天不絕悔過自新的路徑。馬家驛挾着家驢，那敢答話。一抹地向西逃走了。從此生不見面，死不送終。不知他們究竟悔過沒有。小子也不去尋根究底了。（收過了馬家兄弟。）武天公見有了幫手到了，頓時精神陡長。料想一個白菜根，一個抵一個，還是他的對手麼。不上三合。武天公大吼一聲，白菜根被他砍成兩段。黃龍圖見此情形，心中不由的便着了忙了。雙拐一晃，便想逃走。說時遲，他還未跳出圈子。那時快，白光一閃，早已身首異處了。西廂房上隨即跳



下一個人來。握着天公的手腕笑道。不是我來。險些兒送掉了你一條老性命哩。（語趣甚。）天公定睛一看。却是他的老友江南一丐。天公笑道。這麼大的年紀。仍然是一團孩子氣。你道我不知道你和我搗鬼麼。我早已知道了。在招商客棧的屋上。狂笑的是你不是你呢。一丐掀髯大笑道。不是我還有別人麼。天公笑道。照哇。我知道你一定要來的。我有了這樣的一個硬幫手。我才敢毅然前來的。（至此始說明。）一丐笑道。萬一我不來。你又怎麼辦呢。天公道。我料到你一定是要來的。如果不來。便不成爲江南一丐了。我且問你。你又從那裏撞到東海的。一丐笑道。你倆動身。第二天的晚間。我便趕到十三村了。聽說你倆出門了。我追蹤下來。我想追着你們。便在暗地裏和你們鬧了一回頑笑的。不想直到東海。才追着你們。偏又遇着你



們在捉拿造孽的和尚。我便在暗中觀看究竟了。可巧那個和尚。又給你倆丟了。我也樂得不去多事了。天公道。你此刻預備到那裏去啊。他道。上月在徽山湖邊碰見鋼髯。他約我在元旦後一日。到紹興城外三勝齋裏去喫太雕紫蟹。我是一個出名的老饕。聽說太雕紫蟹。這四個字。我不用去喫。口角的流涎早已掛下了六七寸來了。明天已到除夕了。我此刻還要趕到江南去赴他的約哩。你幾時可以到紹興先約一個日期。我們好預先在紹興等候你哩。天公道。我們到江南去。一路上帶走帶遊。遇到好風景的去處。我們去多停留幾日。所以不能預定幾時到紹興哩。大約在元宵節左右。我們便可到杭州了。我們便在杭州會吧。一丐點頭道。好。他們便分道走了。補叙明白。再表趙世昌聽得江南一丐的話。忙道。你老人家便是在九華



山一掌殲三雄的江南一丐麼。他點頭道。那是老夫少年時代。盛氣的行爲。這也不必去題起了。趙世昌道啊也。聞名不如見面。小子險一些兒失之交臂哩。江南一丐道。聽你的話好像也在道兒裏走的朋友麼。世昌欠身說道。小子那裏能算得在道兒裏呢。蒙法玄上人的恩典。將小子撫育到這麼大。報了父仇。目下因爲家慈……他說到這裏。一丐忙道。你便是殺哈達的趙世昌麼。世昌點頭道。正是小子。不知老丈怎麼知道的。他笑道。我和我的恩師是至好的朋友。怎麼不知道呢。法玄常對我談起你來。他說一個十四歲的孩子。竟能幹出這樣驚天動地的事兒來。殊爲我們白道上生色不少。你母親的消息。或者在這一個月裏便可得着了。我聽說你和新任浙江巡閱大臣凌雲生。也有些關係麼。趙世昌點頭道。當他在未曾得



志的時候。我曾在西天目山救了他的性命哩。去年臘底聽說巡閱調了一位姓凌的了。我那時候疑惑是他。只因我尋親心急。便未曾介意。江南一丐道。如此你還要去喫他的喜酒哩。趙世昌忙問究竟。江南一丐便對他將凌雲生和劉劍秋的一番說了。趙世昌這才明白。忙道。像劍秋這類人物。勾欄中倒不可多見哩。江南一丐笑道。題起這劉劍秋來。倒也算是老夫一半徒弟哩。當她未進勾欄在她的後母淫威之下。壓迫的時候。老夫憐她的遭際。實在可憐。便教了她一些武藝。不想她聰穎非凡。竟能將習鍊的各種功夫溶化開來。另組織些門路來使用。她的後母將她鬻身到勾欄裏的時候。她的武藝已經學到登堂入室的境界。依她的性兒。便要將他的後母殺了。我倒不准。因為她的後母已替劉家接了宗祧了。而且劍秋命犯桃



花應當受三年風塵之苦。她對於我的話。倒肯相信哩。耐心在勾欄中處着。她的婚姻事情。我早就關照過她了。她雖在汙濁中。幹着賣笑的生涯。可是三年來。仍然是白璧無微瑕之玷哩。（劉劍秋的身世。直至本回始由江南一丐的口中道出。用筆跳脫。使人崇拜。）趙世昌點頭笑道。這樣倒是一段千秋佳話哩。（確是一段千秋的佳話哩。）不知道他們的吉日。在那一天啊。一丐道。近得很了。差不多便是初六罷。未知世昌答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儷影女史評曰。當凌雲生落魄江南。窮途末路的時候。忽然在葛嶺遇到江南一丐。這是一奇。忽然又遇一個風塵中的劉劍秋。青眼相加。這可算奇之又奇。我們總覺得他這種筆法。過於荒誕了。但是讀了本回的江南一丐的口中話。回想




前事不獨不涉一些荒誕的色彩。並且頭頭是道。沒有一筆落空。

第三十五回

滑稽稗突奇丐贈奇聯
旒旖風流佳人偶佳士

趙世昌道。那麼我們要去賀喜。便要去了。啊。一丐道。我目今要趕到紹興去喫太雕紫蟹去。你要去。先自去罷。到那一天。我自前來便了。他說罷。披衣便動身走了。趙世昌在易家。又停留了兩天。便起身到松江來賀喜了。凌雲生見是趙世昌。慌的親自出來迎接。趙世昌搶近一打了一躬說道。途聞大人榮歸。又擇室家之喜。特地投府拜賀的。凌雲生答拜在地道。渴別二年。時思山斗。難得大駕遙臨。請進吧。他說着請趙世昌進去。這時閣府的大員。見凌雲生恭而有敬的。




將一個短衣紮束的人物請了進去。大家都莫明其妙。（無怪他們莫明其妙。）凌雲生便喊擺席。霎時在大廳上擺下一桌酒來。凌雲生請趙世昌上坐。又請幾個大員作陪。自己親自執壺斟酒。趙世昌再三遜讓。無奈凌雲生執意不行。酒未三巡。猛聽得外面吵鬧起來。有兩個家丁跑進來。在席前打了一個千兒說道。稟大人。此刻外邊來了一個老頭兒。瘋瘋顛顛的嘴裏不知道說些什麼。趕他也不肯走。請示定奪。趙世昌忙道。這差不多是江南老丈來了。（我也料到他哩。）凌雲生猛的想起葛嶺題詩的江南一丐來了。忙將家丁喝退。親自出來觀看。剛剛過了影壁。便聽得他在外邊發話道。怎麼啦。凌雲生他不過才做了一個浙江的巡撫。便這樣的目高於頂。看不起人了。他假使做了皇帝。那麼天下不是沒有他看得起的人了。



嗎。我不和你們這班瞎眼的東西講話。等候你家主人出來。我自
話問他。他不是我江南一丐。小小的幹了一齣鬼把戲。他那裏有今
天的一日呢。（口吻如聞。）凌雲生搶一步出來。定睛一望。却正是
那個虬髯棱目。破衣毛腿的老頭兒。（別來無恙。）凌雲生忙一躬
倒地說道。老丈休要動怒。晚生這裏有禮了。江南一丐忙伸手將他
拉了起來。說道。好好好。我只道你做了官。認不得我這個窮老頭兒
哩。不料你還未改掉你的本來面目。難得難得。凌雲生道。不知老丈
的駕到。有失遠迎。望祈當面恕罪。適才僕輩無知衝撞。尤請老丈海
涵。江南一丐呵呵大笑道。方才原是我的不是。怎能怪得他們呢。（
好。江南一丐。如果真夠動氣。那便不成其爲江南一丐了。）他說着
便和凌雲生手拉手兒。一同進了大廳。凌雲生又命擺筵。不多時。又



擺下一桌酒來。江南一丐也不等他請，便自走了過去。在第一座坐下。向凌雲生笑道：「老朽忝在月老之列，故敢來佔一席面的。」凌雲生笑道：「老丈不說，我也是要請你老人家坐首席的。」說着，又請了幾個大員來陪着飲酒。這時衆大員越發如墮五里霧中。在席上的一班人，誰不是晶頂拖翎，皇乎堂哉的人物，獨有首席一位江南一丐，蓬頭虬髯，破衣禿衿，談笑風生，傍若無人。一大可爲葛巾布服之流，一吐數千年不可發洩的惡氣哩。那班大員誰不是在膏糧錦繡中，厮混慣了的呢？見了這種窮凶極惡樣子，自然是很討厭的了。但是碍着凌雲生的面子，不得不勉強奉陪着他。江南一丐飲酒喫菜，更不和他們客氣。席終，江南一丐欣然對凌雲生道：「老夫忝居月老，今天來賀喜，一些兒禮物也沒有，未免難堪了。快些拿筆硯紙墨來，讓




我寫一副對聯來。當着賀禮罷。凌雲生諾諾連聲的命人將硯筆紙墨送了過來。他提起筆來。在紙上寫道。

喫得苦中苦。

方爲人上人。

一丐題贈。

筆致雄渾。大有龍飛鳳舞的姿勢。他將這一副對聯寫好了。這才惹得那班大員。驚奇訝怪起來。誰都不知道這個蠢蠢噩噩的老頭兒。竟能寫出這一手好字來哩。細細的玩起他對聯上兩句來。又滑稽。又鄭重。又調皮。又懇切。真可算天衣無縫哩。（這副對聯。送給凌雲生。確可稱得起天衣無縫。）大家將輕鄙他的目光。至此一變而爲欽佩了。他對凌雲生說道。新娘到了沒有。凌雲生道。到了。他道。煩你引我到新房裏去。我有兩句話。要關照新娘哩。凌雲生唯唯的答應。便引着他到新房裏面。江南一丐大踏步進了房。那班陪伴新娘的。




女僕丫頭們見他那副尊容，不由的嚇得跌跌爬爬的躲避開去了。此刻劉劍秋渾身的宮服宮粧，端端正正的坐在梳粧台側，低着頭，確像一個新嫁娘的模樣。江南一丐笑道：「劍秋，我來了……」劉劍秋聽得他的聲音，拂開宮袖，盈盈的拜了下去。江南一丐笑道：「不用客氣了。如今花好月圓，你的心願我想起來總算滿足了。我今天來有兩句話要關照你哩。便是向後須要幫助你丈夫治理一切，上不負皇恩，下不愧百姓，切不要偏執己見。爲要我也沒有多少話對你說了。總之一句，無論都望你們好自爲之。我去了。」他說罷，飄然出門走了。凌雲生待要趕來挽留，已經不見他的踪跡了。當晚免不得又有一番鬧新房的俗例。小子也不去費筆墨了。送房酒罷，携手登床。在凌雲生的心理，以爲劉劍秋是一個神女出身，欲訪桃源，自



然是輕車熟路。不費周章的了。誰知到了真個銷魂的當兒。確和他的理想。完全反對了。却原來是

花徑。不。曾。緣。客。掃。
蓬門。今。始。爲。君。開。


的路數。一曲告終。落紅滿地。凌雲生疑爲天上。不是人間矣。枕邊喁喁。始得其究竟。凌雲生幾乎感激得痛哭流涕。（用筆之鬼怪。有如此。）春宵苦短。永晝偏長。曾幾何時。又是紗窗曙色了。三朝一過。凌雲生因爲省垣間百般待理。便命家丁收拾行裝。預備上任了。趙世昌也隨着他到了杭州。部署幾天。纔算粗定。那一天早晨於潛縣呈來一件上訴案子公文。凌雲生拆開來一看。心中倒是一怔。暗想。這狀詞下面留名的叫做張一斛。難道便是於潛縣出名的那位張善人麼。（又題起張一斛來。正如百川入海。無一勺岐流。）他忙將趙世



昌請來。將狀詞給他看了一遍。趙世昌道。這是於潛縣的張善人啊。前年我的銀子。便是在他家借得來的啊。這幾天常想對大人題起此事。預備去將他的前情補答了。不想他家竟出這一件案子。大人倒要留神替他伸冤哩。凌雲生道。那是當然的了。不過這件案子。要想水落石出。必須費一番功夫哩。列公。你道張家出了什麼案子。原來這張一斛生兩個兒子。大的叫德福。小的叫德祿。德福今年三十二歲。德祿祇有十七歲。德福料理一切的家務。爲人和藹可親。德祿却在書房裏讀書。德祿還有一個姐姐。名字叫做德淑。才十九歲。生得花皎月豔。確有天人的態度。加上知書識畫。精工女紅。在於潛一縣。是世家的子弟。沒有一個不知道她的芳名。更沒有一個不想和她結耦。可是德淑天性純孝。她見她的母親吳氏太太。眼見要到七



十歲的人了。平素最歡喜她不過的。萬一應了人家的聘。那麼出閣的時間。便忽促了。出了嫁。勢必不能時常在她的母親面前望承色笑了。她所以堅定等她的母親一輩子過了。她纔出嫁哩。張一斛深恐將女兒的青春擔誤了。在背地不知道勸過她多少次數。無奈她立志是這樣的。更不情願改變初衷。張一斛不忍拂他的愛女的意見。強她不得。只得由她了。到了舊年的八月裏。於潛縣令忽然乘著大轎。親自到張家堡來訪張一斛。張一斛便將於潛縣令接到大廳上。獻茶已畢。於潛縣韋照西。劈頭第一句。便是給德淑做媒的話兒。他說他有一位朋友。現在杭州八旗營裏。當着七標都統領。有勢有財。他雖然是一個滿人。但是性情非常的和霽。而且生得面如冠玉。確當得起一個翩翩公子的雅號。他今年纔十九歲。還未定親哩。他



聽得府上女公子的芳名。十分羨佩。本來要親自前來求親。又怕冒昧。所以託下官前來做介紹。下官想來。府上的福分。倒不小哩。生了這一位天仙也似的女公子。如今嫁給一位赫赫有名的七標都統領。真個是沒處去尋找這一對璧人哩。下官痴長三十二歲。給人家做媒的勾當。實在沒有幹過。這一次。實在是因為兩方都是名勢雙全的人物。下官也樂得來介紹介紹了。我想老丈必然能夠答應的罷。（他竟硬派人家答應了。）張一斛笑道。縣太爺特地前做介紹人。照理無論怎樣是要遵命的了。韋照西搶着道。我也知道老丈一定是答應的了。（不等他說完惡極。）張一斛忙道。不不。但是我有一種難處。不得不稟陳縣太爺。便是小女生性嬌慣。靠着賤內長這麼大。如今賤內已到六十開外。將近七十的人了。而且又時常生病。到了



這風燭殘年的時候。小女不忍遽應人家的聘禮。拋却賤內出嫁的。老漢也曾勸導過她幾次。無奈她生性魯慤。兀的不聽我的勸告。賤內呢。有她在面前。什麼都忘了。確是不能須臾可以離她的。在她的意思。賤內一天不過世。她便一天不應聘的。老民也強她不過了。方才縣太爺替她介紹的這位統領大人。自然是好的了。但是小女固執。要等賤內過世之後。方才出閣。統領大人。怎能守候呢。韋照西笑道。老丈這番話。我倒不解了。自己生的子女。不能替她們作主。反而一任她們自己固執。這真是聞所未聞的奇事哩。常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又道女大不中留。令愛雖然是一片孝心。但是人倫世理。未免有些兒說不過去罷。再則她說等待老太太百年之後。她方才應聘。這話更屬無理之至。她今年多大了。張一斛道。十九歲了。韋照西



攏起兩片八字鬚兒笑道。十九歲了。尊夫人的高壽呢。張一斛道。她痴長六十七了。韋照西披着嘴說道。萬一尊夫人享壽到八十九。那麼令愛那時不是三四十歲的人了嗎。還受誰家的聘呢。張一斛呆了半晌。才說道。那也祇好養她的老了。韋照西鼻管裏笑了一聲。說道。養她的老倒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好端端的一位千金小姐。才貌兼優。忽然在家裏養老了。這養老的緣故。知道的人們。固然是沒有什麼話說。不知道其內緣故的人們。我可斷定他們要在胡亂的猜測議論了吧。府上三世的善名。難道爲着令愛不嫁。便送掉了嗎。我看未免有些兒可惜吧。（語惡如刀）張一斛聽得他的話兒。不由的暗暗生氣。脫口說道。那也隨他去罷。知者自知。不知者自不知。我又何必去和他們爭論呢。韋照西聽得。他也不說下去了。忙道。既是



這樣下官也只好算多事了。無緣無故的來驚擾府上一趟對不起得很。他說着便起身告辭走了。張一斛送出大門便自回到廳上。氣咕咕在椅子上坐下。德福走過來向他問道。方才縣太爺又來作什麼的。(又字大約縣太爺不止來一次了)張一斛道。他來有什麼好事。無非是爲着淑兒的事情。他自己請媒人來未曾說妥。親自登門。又抹了一鼻子灰去。如今異想天開。又替別人作媒了。縣太爺我不知看見過多少了。像這種狗頭混蛋。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哩。德福笑道。這種不知廉恥的東西。惹他做甚。下一次再來。便來上一個不見他的面。便得了。爹爹和他氣的什麼呢。張一斛道。我不和他一般見識。只是聽他方才的兩句話兒。令人動憤。世間不嫁的女兒。也不是我家淑兒一個哩。難道這不嫁女兒的人家。便要辱門敗祖。而爲人



所不齒嗎。我還有一句老實哩。我便是生了一百個。一千個女兒。叫我嫁給那班賍官胡兒。便將我的頭砍了。失了我的魂魄。我也是不答應的。(氣極語)

儷影女史評曰。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却是千古不移的良箴。就像本回的張德淑。才既高。貌又美。無怪下文惹出許多波折了。

凌雲生正欲酬報張家。忽接到張家的狀詞。這也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章法。

第三十六回

好花遭暴雨。貝勒行凶。
善士被奇冤。平民聚議。

德福笑道。這輩不要面皮的東西。倒虧他說得出這些話來哩。他



兩個談談說說。倒將這件事丟開了。光陰易過。又到九月裏了。那一天吳氏太太對德淑小姐說道。我今年正月裏曾允下了愿心。在本年九月十九這一天。要到西湖去還愿哩。你也隨我一同去罷。德淑本預備不去。後來經吳氏再三說着。不得已便答應了。德祿聽得這個消息。也要一同去。吳氏見他要去。更不阻止。在九月十五這一天。僱了一隻大船。帶了許多的家丁。便動身了。直到十八那天的晚間。才抵到西湖。將舟泊在雷峯塔下。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早晨。吳氏便派了兩個家丁。到城裏去買了許多香燭之類。僱了三乘小轎。母子三個。坐上轎子。便命向淨慈寺抬去。那些轎夫。便扛着轎子向淨慈寺而去。還未到寺前哩。遠遠的來了一隊大辮垂垂的清兵。後面一個三十上下的旗人軍官。身上穿一件大紅宮緞的八團龍對花



襦褂裏面襯着青羽的合衫。腰間斜掛一張皂角式的寶刀。一頂藍翎紅纓的大帽。直磕在眉毛上面。一臉橫肉。兩隻光碌碌的眼睛。深深的嵌到印堂裏面。他一催絲韁。趕了過來。嘴裏噓哩噓哩的吹了兩下子。那班兵士立刻一字排開。攔住去路。有兩個打着藍青官話說道。喂。不要亂闖。且將轎子停了下來。給我們查查看。德祿一向在。家中。不見世面長得大了的。那裏看見過這樣窮凶極惡的大仗頭的。不由的嚇得渾身亂戰。幾乎要哭出來。那班轎夫到了這時候。一個個打定了樁子。不走了。那個軍官放馬過來。到了轎前。厲聲喝道。你姓什麼。叫什麼。是那兒來的。到這兒幹什麼。張德祿越發嚇得漲紫了臉。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真個是一隻雨淋的蠍蟆一樣。祇有翻眼睛的分兒了。那個軍官見他半晌答不出一個字。不由的



火往上衝，大聲罵道：「媽特皮，怎麼啦？老爺問你的話兒幹嗎？」一個字也不答啊。那四個轎夫很替德祿擔憂，齊聲向德祿說道：「老爺問你的話，你怎麼一個字也不答他啊？」將他弄得光起火來。那可就只好哩。德祿怔怔的說道：「我不懂他對我說的是什麼話啊？」那些人便對他說明了。他忙將自己的來歷說明了。那個軍官忽然獐笑一聲道：「哦，我道是誰。原來還是我的小舅子來了哩。」他說着翻身下馬，跑到德淑的轎前，掀開轎帘一望，樂得眉花眼笑起來。向那四個轎夫說道：「快些扛了，隨我走。」他說着飛身上馬。那四個轎夫不敢不遵他的命令，只好扛起轎子來，便要動身。德淑在轎裏見此光景，知道不對，便掀開轎帘往外一跳。轎子一輕，四個轎夫齊打了一個踉蹌。那軍官一眼望見，德淑縱身出轎，他慌的飛身下馬，跳過來，一把將她從




地上抱起，往腰間一夾說道。我的心肝，你到了這裏，還想逃麼。隨我去做太太，多麼自在啊。他說着飛身上馬了。德淑大哭大罵，大聲呼救。叵耐那一班路上的行人香客，不獨不來說一句公道的話兒。反而在那裏七嘴八舌的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這個女子可算是自投羅網了。誰不知道西湖邊的規矩，年輕的婦女，是不到的。她偏要來丟臉哩。有的說這差不多是預備來給老爺們尋開心的。你且看她打扮的那種妖妖怪怪的樣子啊。有的說冶容海淫，漫藏悔盜。這皆怪她的父母不好啊。不表衆人在議論說笑着。再表德祿見姐姐給那個軍官硬生生的從轎子裏面搶得去了。手足情深，他不由的便下轎趕來。一路上大罵道。何處的不知王法的強盜，膽敢在這光天化日之下，搶劫良家婦女。有兩兵士見他趕來，他們便站定了等。



他奔到切近。大聲喝道。你這雜種。嘴裏罵誰。你現在預備到那裏去。啊。德祿到了這時。也不顧一切了。大聲罵道。你們這班強盜。想將我的姐姐搶到那裏去啊。話還未了。拍的一掌過來。打得德祿半腮紅腫。雙眼飛金。他也不知道什麼疼痛了。一把將打他的那個兵士。死力抓住。不放。惱得那個兵士的性起。在腰間拔出腰刀。反着刀口。用刀背在德祿的背後很很的敲了幾下。請教一個嬌生慣養的德祿。那裏受得這樣的刑具。立刻撲地倒下。口中吐出兩口鮮血。一口氣不來。竟自送了性命了。那兩個行凶的兵士。像煞沒有這一回事的一樣。大尾巴揚揚的走了。不多時。那幾個轎夫趕得來。看見德祿的屍身。齊吃了一大驚。便將他的屍身抬回原路。吳氏見女兒被旗兵搶去。已是痛斷肝腸了。及至見了德祿的屍身。越發搶地呼天。兒天



兒地的痛哭不休。那幾個轎夫只得向她勸道：「如今死的已死，搶去的已被搶去。老太太徒自悲傷，有什麼用處呢？只好先將公子的屍身扛到船上去罷。」然後再到城裏去投案去。大家如此這般的勸了一回。吳氏這纔稍稍的止住悲傷，乘着轎子回船。那班家丁聽得這個消息，嚇得面面相覷，半晌無話。此刻有一個名叫張祥的說道：「這西湖邊竟能有這種劫人殺人的舉動，還有王法嗎？我們且到城裏去投案去。不愁杭州府不替我們少爺小姐伸冤的。」吳氏聽得少爺小姐四個字，不禁又放聲大哭起來。（老婦之技，惟有哭耳。）張祥一面派人回去報信，一面派人到城裏府署裏去報案。杭州府乃是鄂接到呈子，不獨不替張家伸冤，反而將投狀的家丁打了二十大板，趕出大堂。（自知府以來，未有如此不講理者。）那家丁捧着屁股回



來對張祥說了一個究竟。將一個張祥氣得三尸神暴跳。七竅裏生烟。立刻在船上。又重撰了一張狀詞。揣到懷裏。問明了巡撫的公署。到了門口。對那四個看門的說道。小子今天來替主人鳴冤。煩公爺引小的進去。那四個守門的公差。一齊豎起眼睛。大聲喝道。什麼小的大的。你難道不生眼睛麼。今天大人到淨慈寺去上香了。要到午後才回來呢。你要鳴冤。午後再來罷。那麼大一塊白地黑地字的牌兒。挂在那裏。竟一目不關了。張祥抬頭一望。果然見一塊牌子。掛在門口。上面寫的是。

憲駕本日上午親至淨慈寺上香。來賓概不接見。如有要緊

案卷。歸午後回衙詢問。

此白

張祥見了。心中暗喜道。照這樣說。這位巡撫大人一定是已經知道



這一種事情了。我且在這裏候着罷。他便對四個公差陪着笑臉說道。公爺請且息怒罷。這是小人有眼無珠。未曾細看他四個齊聲喝道。滾開去點。休要在這裏噤哩咕嚕的了。（橫極。真個是狐假虎威。）張祥沒口的答應。退到傍邊去。靜悄悄的。一直候到日已西斜。纔聽得遠遠的一陣鳴鑼喝道的聲音。他估量着定是巡撫回衙了。不多時。旗牌執事進了公署。一乘八人大轎。緩緩的在公署的門前停下。轎門開處。一個四十左右的官兒。鬼頭鬼腦的下來。大搖大擺的進去了。張祥便過來對東邊一個公差說道。煩爺領我一同進去罷。那公差腦子一皺說道。忙些什麼。等一會兒。張祥只得忍氣吞聲的站在那裏候着。不多時。有一個穿白衣的搗子。從門房裏走出來。向張祥招招手兒。張祥便隨他進去了。（無一筆不顯出鬼頭鬼腦的形




狀來。到了大堂上。那個白衣搗子在張祥的懷中取出狀詞呈了上去。那位巡撫大人將狀詞接到手中細細的一看。猛的將驚堂一拍。口中罵道。混帳王八羔子。那個姓張的明明的是從南屏山失足墮下。跌死了的。怎的好端端誣賴別人。將他打死了的。叫本部堂到那裏去拿凶手人來。給我將呈狀的來人。重打四十板兒。趕出公署。三班轟雷也似的一聲答應着。不由分說。便將張祥按倒。重重的打了四十板子。趕出公署。嗚呼。冤哉枉也。天欲昏兮地欲黑。一句大可作此段寫照。張祥無辜的被打了四十板兒。滿腔悲憤。一蹶一蹶的回去。見了吳氏放聲大哭。此哭乃無處伸冤也。吳氏滿指官府裏給她將劫女兒打死兒子的凶手。捉住了。明正典刑的哩。萬不料府署裏撈着二十板。巡撫裏加而倍之。來上四十。算是鳴冤的。



代價。不禁也碰頭磕腦的大哭起來。不數日。張德福趕到了。得了府巡兩署裏不買帳的消息。他的心中明白。皆加上有許多的人們背地裏指他的迷津。教他趕緊回去罷。快休題起伸冤二字。杭州一向是在黑暗世界裏過活的。不懂什麼叫做冤枉。七標都統領哈木鐵兒。是一齊勒託親王的大貝勒。休道巡撫知府要拍他的馬屁。便是在京的六部裏誰不懼怕勒托親王三分呢。他要怎麼。還不怎麼嗎。誰敢去較長論短。那真夠是以卵擊石。自己討死了。德福聽得這種風聲。還不識相些回去嗎。載着兄弟的屍身。和吳氏回去了。張一斛得着這個消息。也哭得死去活來。當時物議沸騰。更有那一班受過張一斛恩典的窮民。大家齊替張一斛忿忿不平。原來張一斛家。共有一千多頃好田哩。每年都有兩三千石糧食收進。除却和佃戶對



分以外。十分之八悉分散附近的貧民了。在分散的時候。每人到張家的倉裏領一斛回去。不論男女老幼。祇要來一個。便是一斛。按月來領。有許多貧民長年吃了張家的糧食。過意不去。便織些布匹。或是在他家收獲的時候。到田裏幫助工作。張一斛並不白勞他們。收他們多少布匹。照市價給錢與他們。那班窮民誰沒有良心呢。再也肯受啊。無奈張一斛執意不肯。並且說你們如果不要代價。那麼下一次你們再送來布匹。我也不要了。因此大家越發感仰他的大德。（有此一節方可引起下文鬧公堂的來因哩）如今那班窮民聽得他家突然遭了這樣的橫禍。大家異常憤怒。（勢必必然）紛紛的到張家來慰問。那一種憤慨的情形。無一個不溢於言表。德福見他們這樣的情形。深恐再鬧出什麼變故來。便用婉言來安慰他們道。




這一次的變故。確怪舍弟好奇心重。攀山登嶺。以致驚動了強人。將舍妹搶去。舍弟受驚墮地。跌斃。官府裏猝不及防。誰也不料西子湖邊竟有強人的足跡。人們說官府裏疎失職守。那是些沒有知識的話。請教一個全國第一的名勝之區。難道是深山窮谷可以掩藏石人的嗎。他們不加防預。也是意中的事情啊。怎能吹毛求疵的去怪當局的不是呢。衆人聽得他的勸慰。誰都不肯相信。大家在背地裏不住價的替張家抱屈。在張家堡的南邊有一個小小的村落。名字叫百姓村。共有一百多家。內有三十多家。是張家的佃戶。其餘的皆是窮無聊賴的貧民。他們一年四季。皆靠着張家的施糧過活。內中有一個名叫趙大的。他聽得張家的惡耗。在家裏幾乎氣得瘋了。終日價嘴裏唸着天道無知的一句話。可巧張家的佃戶。又將韋照西



作媒未成的話兒細細的告訴與他。他聽得越發氣衝牛斗。頓時在家裏取了一面銅鑼出來。噲噲噲震天價響的狂敲起來。一村的人民。只道是誰家的火警哩。大家爭先恐後的跑了出來。一齊到趙大的門口。不多時東鄰西舍的人們。聽得鑼聲。大家趕緊帶着救火的器具。一齊也趕到趙大家門口。趙大見來的人數。大約在五百以上了。他便在家裏取出一張大桌子來。他上了桌子。大聲向衆人說道。諸位誰受過張家恩典的。請豎起手來。我有話說哩。衆人聽得五百個裏面。豎手的竟有四百多。趙大狂笑了一陣子。未知他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文交代。

儷影女史評曰。張家突遭這種橫禍。推其原因來。不能不怪吳氏。吳氏如沒有杭州之行。那麼哈木雖然淫暴。却沒有到



於潛縣去劫人的道理。

張家平素待人厚道。所以在這急難的時候。才能博得許多
人們的忿慨的。

張祥到撫署裏去鳴冤的一段。讀了實在令人氣結。


第三十七回

鬧公堂賊官成囊贅
揭繡幕巾幗變鬚眉

話說趙大見衆人中。豎手的十佔八九。他狂笑一陣子說道。好了。好了。常言道。聚蚊可以成雷。一木不能支大廈。有了諸位幫助。這事便可辦了。衆人聽得他的話。五分料爲張家伸冤的事了。他大聲向衆人說道。我們皆是戴髮含齒具有良心的人們。歷年受到張老太爺解衣推食的大恩。我們也不會報效他老人家萬一。諸位可知道。



現在報答他老人家的機會到了麼。衆人齊聲道。知道了。但是怎樣的着手呢。他道。着手容易。只恐諸位的志向不一吧。如果大衆一心。我可包替張家將冤伸了。他說着將韋照西作媒未成的話兒。對大衆宣佈了一個明白。然後說道。張家遭了這樣大的橫禍。起原便在那個姓韋的烏知縣身上。我想張小姐給旗兵搶去的頑意兒。未始不是那個狗頭的主動。如今我們且湧到城裏去將那個狗官捉住。打出他的口供來。然後再帶他到杭州去。和烏知府烏巡閱算帳。我算領首的。諸位答應的。請留名畫押。他說罷。跳下桌子。在家裏取出一本紙簿。和筆硯來。放到桌上。他在懷裏取出一把切菜的刀來。克刺一聲。將左手的食指砍斷半截。(趙大確有田橫豫讓輩氣概)衆人見他忽然將自己的食指斷去半截。不由的大吃一驚。他面不改



色。大聲向衆人說道。我領首此番去幹這一場勾當。無論砍頭爬心。皆有我趙大去承當。深恐諸位心志不定。我先犧牲了我的食指。衆人犇雷也似的喊道。誰生異志。便將他當場砍成肉泥（如火如荼）。趙大使用半截血淋淋的手指。在簿子上而簽了字。（可歌可泣。尚不知草澤中竟有如此人物。）衆人隨着也都簽名畫押。他將簽名簿兒。往懷中一揣。向衆人說道。請諸位隨我進城罷。他說着大踏步在前面動身了。那班人隨後拔動大隊。浩浩蕩蕩直向城裏進發。沿途聞風加入的。又有五百多名。共約一千餘人。老的少的。每人手裏皆帶着一件農用的傢伙。到了於潛縣的南門。那些城樓的兵卒。見了這許多的村民。每人的手裏。都有傢伙。只嚇得尿滾屁流。沒命價的逃下城樓。到守備府。

了。趙大領着大隊。風湧進城。嚇得



三街六市那班做生意。紛紛的關門閉戶。他們將縣署前後圍困起十多重來。趙大帶了二百多名年輕力壯的大漢。闖進了縣署。將縣署裏。搗毀一空。此刻韋照西正在後面和四衙談論張家的事兒。他說張一斛是一個老不知時務的東西。本縣親自去給他做媒。他反而不識擡舉起來。如今本縣微微的使了一個小頑意兒。倒累得他失了愛女。不算數。另送了一個愛子性命。這真正是請他不答應。罵他不回言哩。他倆正自說得興高采烈的時候。（此數語證明韋照西的詭計。）猛聽得前面喊聲如雷。他不禁大吃一驚。正待出去查問。瞥見一個公差。沒命價的飛奔進來。粗着嗓子喊道。禍事了。禍事了。韋照西正待向他的究竟。說時遲。那時快。此刻趙大領帶一班人已經趕到了。韋照西正待逃避。那裏還來得及哩。趙大縱身



過來。一把將韋照西的後領抓住。大聲罵道。骯髒害民賊。且出來。……他用力向後一拖。韋照西連翻了兩個金斗。跌出門外。四衙正待躲避。早有兩個大漢過來。將他抓住。一齊拖到天井裏面。趙大大聲向他罵道。你這狗頭。和張一斛有什麼仇恨。你快說出來。稍遲一會。你的狗頭便要搬家了。韋照西忙道。我和他家沒有什麼仇恨啊。趙大道。你道沒有什麼仇恨。那麼。你爲什麼設法害他的子女。韋照西將一顆腦袋。搖得像潑浪鼓也似的說道。那不是我的主意啊。他們在杭州做的事情。我在這裏。怎麼能夠知道呢。趙大冷笑道。你的狗頭。真個是請你不答應。罵你不回言哩。（無意襲用韋照西指張一斛語。妙極。）料想不打得你湯焦皮爛。你決不肯從實招的人來。……那班素來受韋照西橫加壓迫的人們。不由的一齊



如果成功，一定可以博到哈木的歡心的。再想不到受張家的第三次拒絕哩。他心中的毒恨，越結越深。便又派許多耳目，在張家左右刺聽着。如果德淑能有出來的機會給他。他便老實不客氣。從而搶之了。恰巧吳氏要到杭州去上觀音香。這個消息傳到他的耳朵裏。他便預先派人到杭州去關照哈木鐵兒。叫他在十九這一天早上防備着。一遇見她。不妨便搶了去。這哈木鐵兒本來是一個色中的餓鬼。平素他帶兵在湖邊巡閱。只要有了美貌的年輕婦女。給他碰見。不論她是那家眷屬。他皆能去攔住轎子。任意調戲的。都要將那一班婦女調戲得哭笑不得。纔放手哩。再則遇到了絕色的婦女。祇要哈木看中了。立刻便帶到私寓裏去。任意姦污了幾次。然後放她回去。被污的婦女家屬。祇好自認晦氣。誰還敢到太歲頭上去動土。




呢。此風一長。西湖邊那一班粉白黛綠之流。頓時絕跡了。張德淑不知西湖邊有這一個惡魔在着。她便來自投羅網了。閑文剪去。再說韋照西將以上的話兒。對趙大說了。趙大道。好好。我們得着見證了。且隨我們到杭州去打官司去。他說罷。將韋照西拖了便走。四衙胡小海。已經被他們打得祇有抽氣的分兒。大家見趙大動身。他們也撇了四衙。隨着他一同出衙來了。剛剛出了衙門。守備李明。已得着消息。調動大隊到了。那班鄉民。也不甘示弱。大家使動了傢伙。和官兵混殺了一陣。鄉民雖然不少。究其竟來。那裏是那班久經訓練的官兵對手。不消說。一個逃走。十個便敗退了。霎時秩序大亂。自相踐踏。亂逃亂躡。四城緊閉。一千多人死了三百多。傷了二百多。其餘的給官兵們囊中捉鱉一般地一個也不會逃掉。李明一面派人將



韋照西扛到內署去。一面出示安民。打掃血跡。屍身。當天晚間由二衙承審。趙大挺身直認來行刺縣令。却不題起張家半個字。那個韋照西還沒有送命哩。他自然要指他們是張家買出來的。啊。連夜將張家闔家大小一齊捉到城裏。並趙大等一齊入獄。欲爲張家吐氣。結果反害了張家。二衙便詳文到府裏。用一聚衆謀行不軌的帽子。給張一斛戴上。請教張一斛喫得住麼。趙大是行凶的首領。和張家同罪。幫凶的衆人。都判決終身監禁。張一斛全家及趙大准在次年三月初一。實行斬決。並將張一斛的家產一齊收沒。鐵案已定。再無翻閱的可能了。不料第二年正月裏。凌雲生調到浙江來任巡撫的一職了。前任的巡撫宋民命。却調任江蘇了。張家的親友。便草了一張長可五千餘言的狀詞。到新任巡撫衙門裏去告狀了。凌雲



生接到這個狀子十分留心。便和趙世昌附耳說道。祇須如此如此。這案便可破了。趙世昌點頭稱是。到了次日杭州城裏。便出了一樁新聞。街頭巷尾。茶坊酒肆。交頭接耳的談論不休。你道是什麼新聞呢。原來他們說在今天下午未牌時候。越東第一美人岳小姐。到岳王墳前來祭掃哩。據說這位岳小姐生得貌若天仙。顏如白玉。世界上除却她便沒有第二個人。敢稱美人了。他本是岳王老爺的後裔。每年正月拾二這一天。都要到岳王墳來祭掃一次。從前皆是她家的父兄來祭掃得多。今年她親自出來了。這一位岳美人。芳齡祇有十七。還沒有許配人家哩。有兩個未曾討老婆的小夥子。聞得這個消息。一齊將帽子整整。衣服撲撲。預備去送給岳美人看了。（不言去看美人。却說去送給美人看。著者抑何鬼怪耶。然則這一句。是從



著者心中硬挖出來的。又有愁着認不得這位岳小姐的芳容。亂去問人。有的說。你不須亂在張羅了。到那時。有一頂紅木雕花的轎子。從西湖邊經過的。那麼。千真萬確的便是她了。西湖邊一式是青衣小轎的。更沒有紅木的轎子。這還不好認識麼。這個消息。不到午牌的時候。已經哄傳得滿城風雨。無人不知了。那位哈木鐵兒。聽得這個消息。分外要比較別人快活三分哩。——絕倒。分外者言其可以得親芳澤也。——忙命厨上提早捧午飯出來吃飯罷。他便將渾身上下換了一身簇嶄全新七標都統領的制服起來。在他那張腎囊式的面孔上。又加了不少的宮粉。得意洋洋的上了高頭大馬。領着一隊兵士。耀武揚威的在湖邊巡閱着。到了未牌將屆的時候。西湖邊看美人的人們。早已接踵摩肩。超過平日的游人們。百倍以上。又



停了一會。猛聽一片價的嚷道。來了。來了。哈木忙向衆人手指的方望去。果然見一乘油亮亮的紅木轎子。八個轎夫。四平八穩的擡得來了。在那紅木大轎的後面。還有兩乘小轎隨着。哈木見了那乘轎子。那樣的漂亮。已經將魂靈兒飛了一半出去了。（絕倒。轎子也能有這樣大的魔力。轎中人更可想見了。）那些看美人的人們。一個個吊起脚跟。直着一雙眼睛。對那一乘轎子望着。哈木嚥了兩口涎沫。（極寫哈木急色。）急不能待。一催馬迎了上來。那些人見他迎了上去。大家便替岳美人齊捏着一把汗。有兩個在腔子裏噤咕道。好不好。這位岳美人。我看今天還要糟糕吶。……哈木到了轎前。大聲說道。停下來。停下來。給我查查。那八個轎夫。只得一齊停了脚步。將轎子放下來。此刻那班看岳美人的人們。一面替岳




美人擔着心事。一面要看岳美人究竟美到什麼程度。再則這位美到什麼程度的美人。怎麼樣的受到哈木的侮辱。大家懷着這三種鬼胎。不由的一齊湧了過來。將轎子的四週密密層層的擠得連立足的地方也沒有。後面的兩乘青衣小轎。此刻也自停了下來了。有一個轎夫走過來。在哈木的面前打了一個千兒說道。這轎裏是我家小姐。也沒有什麼可查。求老爺免了罷。哈木飛身下馬。用手向那轎夫一指。說道。少要放屁。且去將轎門開了。讓我看一看。如果真個是女子。我便不查了。（如果不是女子。你便怎麼樣呢。）那個轎夫陪笑道。既是老爺執意要看一下子。那也辦得到。不過懇求老爺不要動手。因為我家小姐從來未曾見過生人。恐怕她要駭怕。萬一他嚇出病來。那麼我們回去受不了員外的責罰。哈木笑道。曉得了。我



便是動手。只輕輕的。你道好麼。那轎夫道。輕輕的還可以哩。不過我還要請求老爺一件事。便是我家小姐遮面的青紗。千萬不要給她揭去。因為我家小姐最是怕羞不過的。哈木笑道。你不用嘖咕了。我便不揭她遮面的青紗便了。那個轎夫這纔慢慢吞吞的在身邊取出一把鑰匙來。開了半天。又是半天。絕倒。真像劉備三顧隆中候諸葛的情形一樣了。好不容易才將鎖開了。

儷影女史評曰。衆貧民既得着張家被冤的消息。則鬧公堂的一幕把戲。早已在我們的腦海浮出來了。不過我們理想之中的鬧公堂。沒有這樣的激烈罷。

著者寫得這樣的激烈。不是嫌過火一些兒了嗎。我想那班貧民所以然有這樣的暴動的。一半是為張家出氣。一半



是爲自己出氣的。雖然拿過火的筆法去寫他。還不見得怎樣的過火哩。


第三十八回

施妙計渠魁罹法網
設盛筵羣小入牢籠

轎門開了。只見裏面還有一層繡花粉紅宮綢的軟帘。將岳美人的上半截遮起。下面露出一對瘦窄不滿三寸的小腳來。白雪花水浪紋的綾襪。外邊套一雙大紅宮緞丹鳳掠雲的繡花鞋。（只此一雙小足。便可使人魄越魂消矣。）哈木一伸手將那一對小足一握。大笑道。妙啊。這一雙金蓮。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哩。果然不愧美人二字。他說着很快的將軟簾一揚。一張兩臂。像虎撲羊羔也似的一把將轎中人往懷中一摟。正待先親一個嘴兒。猛的見岳美人將面罩




一除。嘻嘻的笑道。堂堂的一位七標都統領。這種禽獸舉動。不像你幹的啊。哈木聽得他的聲音。好像廝熟的一般。忙定睛朝這位岳美人的面上一瞧。不由他倒抽冷氣。放了手。從轎子裏退了出來。那張腎囊式的面孔上。黑黝黝的發生一層紅光來。變成了醬紫的顏色了。那班看岳美人的人們。在這莫名其妙的當兒。大家將視線一齊集中到轎子裏面。轎子裏却不是一個如花似玉的美人。原來是一位新任浙江巡撫的凌大人。大家更摸不着頭腦了。有兩位神經過敏的朋友。他說這岳美人一定會茅山的幻眼法。所以變了一位凌大人來嚇哈木的。也未可知哩。（真是神經過敏哩。）但見凌雲生從轎子裏很從容的走了下來。向哈木說道。這個風俗。府上有嗎。（問得妙。）哈木無言可答。（當然是沒有話可說了。）凌雲生道。久已聽




得都統領有這樣的風雅的舉動。但是人言難信。下官親自今天來試驗一下子。確有這種舉動。下官倒不明白起來。官家派都統領到杭州是鎮守的啊。何處出了土匪。何處有了水盜。那是都統領應去剿辦的啊。這調戲和姦污良家婦女的勾當。難也算是都統領的職務嗎。他這幾句譏刺入骨的話兒。只說得哈木惱羞變怒起來。大聲說道。幹已經幹了。你不服氣。便上本去彈劾我罷。凌雲生道。我那裏還有那許多閒空兒去上本下本。便是今天來和你算一算帳了。（什麼帳。大約是風流帳罷。哈哈。）說到這裏。趙世昌和劉劍秋從兩乘小轎裏搶了出來。（不料後面的小轎裏。倒有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哩。）趙世昌一個箭步。縱過來。一把將哈木的小辮兒抓住。這一拖。哈木咕嚕咚攢了一個金斗。趙世昌將他往脇下一夾。飛身進




了大轎。凌雲生也跟着進了小轎。劉劍秋拔出寶劍。飛身上。了哈木坐的那一匹高頭大馬。隨在轎後緩緩的向城裏而去。那班跟哈木來的滿兵。一個個皆嚇得和木雕神泥塑鬼。差不多了。休道沒一個敢來鬥鬥牙兒。便是悶屈。也不敢放一個哩。快極。那班看岳美人的人們。不由的一齊歡呼起來。大家齊將雙手拍得震天價響的喊道。巡撫大人萬歲。杭州府人民萬歲。那一隊滿兵。在這聲呼嘯掌聲劈拍的當兒。像夾尾巴狗也似的垂頭喪氣。一溜烟回營去報信了。再說凌雲生等回到公署裏。他忙將總兵安海晏請來。凌雲生便將以上的事情對他說了。他道。這哈木鐵兒。倚勢欺侮漢人。確是一件人人可恨的事情。去年我在南京治下。任五門副將的時候。便屢有所聞了。那時我因爲不在我的範圍之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



隨未曾追究。今正新任這裏的總兵。到任未曾幾日。便接到各處告發他的罪狀。共有六十多件了。這兩天正待與大人商議。懲辦他的方法。不料大人與我同情。已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他捉來了。爲今之計。第一步先要預防他的治下。因他被拘。譁變。第二步趕着拷出他的口供來。預備將他囚到京師。凌雲生聽得點頭說道。第一種要煩大人給我將旗營的上級軍官一齊監視住了。下官便好着手辦了。安大人道。此刻恕我不多停留了。他說着便告辭回去。立刻將治下的高級軍官。召到總兵署裏。開了一個會議。黃副將頓時調動全城大隊。命楊遊擊引兵一千五百名。到巡閱公署的四週紮下。他自己却拔動大隊出城。在鳳凰山。將台山。附近紮下大營。將八千名旗兵完全包圍得水洩不通。（使其不能撒野。亦是上等的計劃。）



再說凌雲生當時將哈木鐵兒提到堂上。詢問張家的案子。他也不隱瞞。便道。我將張家女子帶到私寓裏。那天晚間。可巧我被刁大人請去夜讌。到了子牌時候回去。不料那張家女子已經失了踪跡了。我連夜派人到各處尋找了一番。未見她的消息。大約那個張家女子一定是尋自盡的了。凌雲生道。你搶張家女子。還是出於你的本意。還是別人指使你的。如果是別人指示你的。那麼你的罪過。便要減輕一等了。哈木忙道。這却不是我的本意。乃是我一個僕人。名叫韋照西的。是他派人來關照我的。凌雲生又道。前任巡閱宋大人和現任的府台刁大人。他們知道你幹這件事麼。他道。他們是知道的。凌雲生道。他們知道爲什麼不勸你不要幹這種喪天害理的事呢。哈木歎了一口氣道。唉。不提即便罷。提起來真個令人可恨哩。當



我纔到這裏的時候。本來沒有侮辱婦女的心理。皆是他兩個教我的。也怪我自己太不爭氣。甘願去做別人的傀儡罷了。說到這裏。凌雲生不再問。便命將哈木監禁起來。他密令趙世昌帶着公文到於潛縣人不知鬼不覺的將韋照西拘到杭州。更將杭州府刀是鄂也軟禁起來。此刻七標營的標領已經得到哈木被禁得消息了。他們勃然大怒。忙將各標下的旗領隊領召到七標總營的大帳裏。商量營救哈木鐵兒的方法。第一標標領雪木齊。便主張用武力解決。第四標標領魯凡。以爲不可。他說如今我們的兵力和總督治下比較起來。祇佔着三分之一。這層事總督自然是要聽撫台的調遣的。我們用武力解決這事。便容易糟糕的了。不如我們暫且用一種軟進的方法。去和凌雲生商量。他識時務。將我們的統領放了出來。那



便不成問題。萬一他不知厲害。定然要怎麼我們統領。那時我們便去對待他也不爲遲哩。論起來頭來。我們統領是勒托親王的大貝勒。休道他是一個小小的巡閱。不能奈他何。便是在京的六部裏大員。也要低他一頭哩。我想便是弄到京裏去。那這姓凌的狗頭。未必便走上風哩。他將這番話說了之後。各標旗的軍官一齊稱是。等待他們將這場會議閉幕之後。黃副將的大兵已將他們的週圍要塞完全紮屯起來了。雪木齊等出了總標營。瞥見鳳凰山和將台山下紮了無數的帳篷來了。他們這一驚非同小可。魯凡忙向衆人說道。我道如何。總督治下的大兵調出城來監視我們了吧。第三標統領渾石鏑道。此舉顯見他們欺人太甚了。我們且到總督府裏去尋安大人說話去。魯凡道。不好魯莽啊。讓我且到副將營裏去探刺一下。



子究竟他們派兵出城來幹什麼的。他說着便到黃副將的營裏。向黃副將問道。今天是什麼日子。總督府忽然將全城的大兵調了出來。幹什麼啊。黃副將笑道。你們不曉得。後天是元宵節。每年到了元宵節。皆是舉行一次閱兵的典禮哩。我們拔隊出城。正是預備後天大操啊。魯凡又道。敢問副將大人。今天爲什麼巡撫大人突然將我們的統領拘去啊。黃副將笑道。這個我却不知道了。這或者是他們另有關係罷。魯凡嘿然無語。怏怏的回到七標總營裏。將方才的話兒對衆人說了一個明白。雪木齊大聲說道。管他媽什麼操。這分明是恐怕我們要用武力手段。去和他門解決統領的事情啊。我們如果置之不理。還要惹得他們來譏笑我們無能哩。我們便到總督府去關照安海晏一聲。叫他趕緊將我們統領保了出來。萬事全休。



他牙縫裏如果碰出一個不字來。我們立刻便刀兵相向便了。魯凡道。你只管依着你的性子亂來。可是也要想對方啊。我們此刻全到總督府署裏去。他萬一不答應。和我們野蠻起來。那麼我們還有面子走出來麼。現在且用一個士卒。將我們的聯名保狀送將去。看他怎樣發放。等到不得已的時候。我們再用最後的手段不遲哩。他說着便令書記官。草了一張聯名的保狀。他們一齊用了印。然後派一個人送到總督的公署裏去。不一會。回來了。呈上一件公函。魯凡拆開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道。

函覆

七標諸將領麾下。來示敬悉。哈貝勒事。容三日後。自當有相當之解決。請勿錦注。



杭州督署安海晏上。


魯凡將來書看罷。對衆人說道。這幾句話。倒令人捉摸不定哩。（確令人不易捉摸哩。）你說他們要怎麼樣大貝勒。那麼覆信的話句。至少也要有着一些激烈的色彩哩。這幾句細細的忖度起來。沒有一些兒激烈的口氣。如說他們要放了大貝勒。來信更應注明哩。何必要到三日後解決呢。大家思索了一會。却再也想不出他們是什麼用意哩。（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用意哩。）到了第二天早晨。總督署裏來人。在七標營裏發了一回請帖。原來是安大人請各家首領到總督府裏去吃元宵酒。魯凡接到請帖。心中倒放下多了。他暗道。從請他們這一點上看起來。總督和我們未曾有什麼含糊了。如果有什麼含糊。此刻還能來請我們去吃元宵酒嗎。他便關照接



着請帖的人們。一齊隨他到總督府裏去。赴元宵。到了總督府裏。早見許多的武治下的官員。齊集在大廳上面。說的。笑的。十分熱鬧。還未就坐。安大人滿面春風的。囑他們入座。他們在西邊一張席面上坐下。二十多個旗領分在兩廂。和那一班千總把總等並坐。安大人特地請他們到中間來坐下。安大人親自過來給他們斟酒。他們見總督大人親自過來給他們斟酒。他們以爲無上的光榮。酒過三巡。安大人放下壺。對他們說道。今天請貴標下各將領過來。沒有別的事議論。便是哈木大貝勒的事情。要和諸位發表一個明白哩。魯凡首先答道。今天我們是來叨擾大人的酒食的。更不是來和大人商量敵統領的問題。我們飲酒罷。請大人不要再題了。（魯凡機警。故有此語。）安大人猛的將面孔往下一板說道。貴標領這算什麼。



話呢。酒席前不好說。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說呢。魯凡忙道。大人既然要商量這件事情。便應該早一些通知我們。此刻忽然題起來。我們不願參與這件事了。請從此告辭罷。他說着站起來。便要動身走了。（寫魯凡刁猾）那六個標領也都站了起來。安大人怒容滿面。大聲說道。來得容易。恐怕去得不容易了。……此刻屏風後面湧出七個少年漢子來。不由分說。一人捉縛一個。將他七個細了起來。同時東西兩廂裏的二十幾個旗領。也被當席捉住了。雪木齊在被縛的時。和那黑臉漢子。很走了兩着哩。但是那個黑漢力大無窮。饒你有通天的本領。也跳不出他的圈子的。列公。你道。捉七標首領的這七個人是誰呢。原來是謝人俊。祁六甲。武國馨。胡萬春。吉靈子。趙世昌。史鐵華。（此七人乃本書之七俠）他七個是什麼時候到杭州的。



呢。却又怎能齊聚到總督署裏的呢。這個問題。小子不明白的告訴讀者。定要指小子在信口開河了。讓我在三十九回裏面細細的將他們的來歷告訴你們吧。

儷影女史評曰。凌雲生喬粧一段。莊諧並重。如果沒有成見的著者。決不能有那種奇妙的圈套的。不用圈套。便不能證實哈木的罪惡。

哈木之行爲。足證滿人侮辱漢人。無所不用其極。著者用心深矣。

第三十九回

啓怨尋仇慘逢八卦劍
除凶剪暴怒使七星拳

且說吉靈子和貫長風父女。從舒縣散播之後。便回到泰山。長風



因爲男女均以成人了。便給他們將結婚的手續做了。英雄美女。自是非常的滿意啊。長風將他們的手續了結之後。便退到山上。常依着法化上人。不願再在紅塵中擾攘了。吉靈子夫婦。便游歷西藏。一去五年多。才又回來。白虹動極思靜。也在泰山住腳了。吉靈子生成一副忙骨。一天也不能坐靜。有時到大名府。玉聲師太那裏去住上幾天。有時在揚州玉聖師太這裏盤桓數日。謝祁武胡四個。也還和軋得來。他更有一種怪脾氣。不准他四個尊他爲前輩。只准平輩的稱呼。或是直截了當的喊他的名字。他倒歡喜哩。因此謝人駿等越發歡喜和他接近了。他本來和鋼髻是個忘年交的好朋友。鋼髻好動。他也好動。因此他和鋼髻投契。去年的九月裏。他和鋼髻兩個。一同到江西景德去訪江南一丐。路過懷玉山。那時天色已經入暮了。



他倆正待去尋一個去處去住宿。瞥見山頂上一道綠光。在天空裏一繞。像閃電的一般。鋼髯和靈子大吃一驚。鋼髯道。方才這道綠光。好像是崆峒派裏的劍氣啊。吉靈子點頭說道。差不多吧。我看這道劍光。雖然鍊到飛騰天矯的地位。但是還未見得根基厚固哩。不過是有色中一種普通的飛劍罷。他倆正自說話的當兒。猛見二層坡上又是一道紅光。閃電驚蛇般地在天空裏霍地一繞。吉靈子暗道。不對。不對。這道紅光不是八卦劍的行氣麼。這八卦劍。祇有我們崑崙派裏的朋友能使。但是不知道這使的人是誰呢。鄭鋼髯點頭道。這劍光紅而微帶一種慘綠的微光。分明是我們道中陰姓用的啊。吉靈子皺眉說道。我們道中陰姓同志。倒也不少。但是能夠使用飛劍的還沒有哩。鄭鋼髯道。這兩個月之前。我在法玄上人那裏的。曾




聽得他老人家說起我們道中。又出一位苦心刻志的女英雄了。已呼起白菊花了。我問他老人家這人叫什麼名字。是那一位上人的座下。他老人家只說你們兩月後。自然便可曉得了。我不好多問。今天在這裏突然看見這一道八卦劍的行氣。恐怕便是這位不知名姓的陰性同志罷。他說罷瞥見天空裏一道綠光。一道紅光。已在開始搏擊了。那一道紅光。像長虹一般的斜橫在西南一角。一任那道綠光搏擊。一些兒也不搖動。鋼髯對吉靈子道。你看那一道紅光。多麼穩健啊。吉靈子點頭不語。那道紅光。被綠光邀擊了多時。忽地砉然一聲。分成八道。將那道綠光團團的圍住。那綠光在紅光的圈子裏亂突亂躡。不能破圍而出。最可怪那八道紅光漸漸的圍轉來。成了一個大圈子的形式。將那道綠光圈在中間。毫無隙縫。過了




一個時候。爆的一聲。綠光炸得像飛星一樣。一齊依附到紅光上面去了。（異樣的精采。）此刻天空裏撲禿一聲。落下一顆鮮血淋漓的禿腦袋來。他倆倒是一驚。正待上去看個明白。只見山巔上像蝴蝶翻飛般地。落下一個渾身素白打扮的女人來。吉靈子搶上去。和她通了名姓。你道是誰。她原來是讀者們久未會晤的白菊花。這白菊花自從在京裏行刺哈達未成。她便遠避到江南。在西天目山馬家驛那裏勾留幾日。她見家驛等路道不正。她便動身到別處了。在西懷玉山住了下來。苦心刻志。習練八卦行氣劍。練了有一年多。竟能使用了。她還不敢公然出世。在山上私自使用了幾次。覺得還有許多不完備的去處。她下死功夫在一枝八卦行氣劍上用了四年。果然有志者竟成。一枝八卦劍已能使用八門六十四着的奧妙了。



她又收了一個徒弟。名叫陶淨月。她在出去的時候。秋菊菴裏皆是淨月替她照料。她離她的兒子世昌有多年了。心中想念得很厲害。而且自己的大仇未報。她決定先到京師報了自己的大仇。然後再到燕山去看看她的兒子。她便關照淨月。好生給他看守門戶。她動身到京師裏一打聽。哈達已經給一個小孩子丟了性命了。她便有幾分疑惑是世昌了。她趕緊到法玄上人那裏一打聽。果然是世昌幹的。她喜不自勝。深深的感謝法玄上人一番。法玄又對她說了許多勉勵的話兒。並且叫她不必去急急的去尋世昌。將來自自有見面的一日。白菊花祇得滿口答應。便回到懷玉山去了。再表崆峒山的無垢大師手下。有一個閉山門的徒弟。名字叫范成龍。本是南昌東落鄉的人氏。他在無垢那裏學了一身本領回來。魚肉一方。爲所欲




爲可巧陶淨月也是東落鄉的人氏。淨月祇有一個老父。在宋以仁朱大戶家做一個內管家的。朱大戶和范成龍是比鄰。范成龍的父親范大蒲。是一個飛鏢極賭的流民。將祖上遺留下來的。一百多畝水田。皆給他化光了。這一百畝田。大約有八十畝賣給朱家的。范成龍由崆峒回來。便要將賣給朱家的八十幾畝田。收了回來。並且想分文不費。來上一個空手取成都的主意。朱家聽得這種惡消息。自然是不肯答應的了。陶淨月的父親陶樂然。便出來作調解人。勸范成龍拿出十分之七的代價。將田贖回。在朱家一方面。已算是萬分的讓步了。不料范成龍一嘴鬍子不認周倉的說道。這田是朱家強奪過去的。我家爺子是忠厚老實人。不去和他家較量。讓他家爲業。到現在。不說客客氣氣的退還我家。反而要我家出七成銀子的代



價贖回。天下恐怕沒有這樣不講情理的事情罷。陶樂然滿面陪笑道。范公子這話對老朽講。原沒有什麼要緊啊。假使去對外人講起來。只怕逃不了人家的議論罷。朱家買你家的田。皆有確實的證據。並且還有一鄉的紳士作中証人的。如今那些不上檯面的話。還請公子不要提起的好。范成龍剔起雙眼。大聲罵道。少要放屁。你說有什麼證據。那皆是他家捏造出來的。談到中証人物。皆是他家買賄出來的。我却不買他這一本窮帳哩。識風頭。將我家的田一畝不少的退了出來。不識風頭。定要惹得小爺的性起。小爺便不再和他家客氣了。到那時。却不要怪我下辣手待他了。（橫極）陶樂然笑道。公子的話。未免太也火起了。須知世界上的事情。千很萬凶。却凶很不過一個道理去的。不講道理。什麼事情皆不得良好的結果的。就



談這件事兒。朱家拿出白晃晃的銀子來。買了你家的田。如今依你說。要分文代價沒有。好端端的退給你。天下雖大。像這種不講情理的事情。恐怕祇是公子一個人幹罷。朱家雖然沒有公子的本領大。朋友多。但是王法昭昭。他將契據送到縣裏去。只怕公子少了一分一毫銀子。也想不到他的田哩。范成龍給他這番搶白得老羞成怒起來。一伸手將陶老頭兒兜着屁股往外邊一推。說道。滾你媽臭蛋。老子便不講道理。誰敢來和我打打牙兒。我便將他的腦袋揪下來。當西瓜踢。陶老頭兒給他一推。早已翻跌到一丈以外了。他是一個有年紀的人。那裏經得起這樣的摧折呢。蜷屈在地上。半晌不能動彈。朱家隨他來的兩個家丁。一齊走過來。將他從地上扶了起來。只見他面色灰白。喉嚨裏的老痰。不住的呼呼作響。一口氣不來。頓時



便在范家門口與世長辭了。朱大戶一面將他的屍身扛到家中。一面着人到懷玉山去將淨月請了回來。淨月聽得他父親是范成龍推了一交跌死了的。淨月痛哭了一場。便請朱大戶將她的老父屍身入殮下葬。當時有兩個人。便勸他將父親的屍身。扛到城裏請官相驗。伸冤。誰知她竟一口回絕的說道。如今我父親已經死了。和他到官府裏去。打起官事來。也未見得打出什麼顏色來咧。爲今之計。一打還一打。他既有這種手段。送了我的父親性命。我也有一種手段。請他昇天便了。（語壯甚）衆人聽得她的話。沒有不替她擔憂。誰都不相信她有克服范成龍的本領哩。當時便有兩個對她說道。這范成龍的本領很大的。姑娘雖然厲害。恐怕不是他的對手吧。淨月慨然說道。那個倒不要諸位來給我擔憂。我既能說出這種大話。我



沒有本領。還能將性命當着兒戲麼。朱大戶便給她的父親入殮下葬了。她便對朱大戶說道。這范成龍有多少羽黨呢。朱大戶道。他的羽黨。我却不得曉得哩。在週近行凶作惡。皆是他一個人。更沒有看見過有其他人幫助。淨月道。今天我去和他較量的時候。你家只當不知道。不論勝負。你家千萬不要派人去幫助要緊啊。她關照過了。便紮束一下子。走到范成龍家的門口。大聲說道。誰是范成龍。快些出來見我。范成龍在家中。正自吃午飯。聽得外邊有人呼他的名字。他忙放下了飯碗。走了出來。只見陶淨月站在五谷場上。更沒有別人。他不禁暗暗的生疑道。這個女子。我和她也不認識。她好端端的。喊我幹什麼。敢是她慕我的大名。願意來和我做朋友的嗎。真個是這樣。我范某的豔福。倒不淺哩。（死到臨頭。還生邪念咧。）他笑嘻嘻



喜的迎了上來。對淨月說道：「姑娘，方才是你叫我的嗎？」淨月道：「正是我叫你的。你可是范成龍麼？」（又問一句妙。）他連連的點頭道：「不錯。不錯。我叫范成龍。姑娘尊姓大名啊？」淨月道：「我嗎？我姓陶。名字叫淨月。被你推出門跌死了的那個老頭子，便是我的父親……」

范成龍聽得，倒是一怔，忙道：「你是他的女兒麼？你此刻來幹什麼的？」淨月道：「我來有兩件事。第一件，我們那個老不知時務的爺子，到府上來說出那些不知時務的話兒，惹得你動氣，將他推得跌死了。他跌死了，原屬是應當的。只是閃了范大爺的貴手，我很抱歉的。」

第二，范大爺是崆峒派裏有數的人物。我想起來，本領一定是最好的了。我自幼學得幾路拳足，只苦沒有高人來指示我。所以直到現在，仍舊絲毫沒有進步。范大爺一推，便能丟了人的性命。我想范大



爺的手脚。一定是最好的了。可能指教指教我嗎。范成龍嘻嘻的笑道。那位不知高下的陶老頭兒。竟能生出這樣講情說理的女兒來。這倒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事情哩。你要學武藝麼。淨月道。正是呢。他道。你要學那一路呢。淨月道。最好教我幾路拳罷。他道好的。不過這學拳的一層。須要日朝磨鍊的。並不是一教便會的。淨月道。不。我從前也學過幾路拳足的。我們今天來對手。走上幾路罷。他點頭道。這也可以的。我們便來不認真的走了幾路罷。（恐怕你不認真。她却要認真哩。）淨月道。那樣不好。不認真。拳術便不會進步的了。他笑道。認不得真啊。（他倒替她擔憂哩。）淨月道。爲什麼認不得真呢。他道。我們的手脚上。皆是有功夫呢。萬一有了一着失錯。那麼。你吃得住麼。淨月道。那倒不要你多慮。我們且來走上兩路罷。他倆便動



起手來了。范成龍立了一個大鵬展翅的架子說道。你進來。淨月使了一個雙捧旨的家數。雙拳一曲。向他的胸口打來。他的雙臂立刻倒壓下來。淨月由雙捧旨的家數。雙拳一分。改了一個脫袍讓位的家數。將他的雙臂蕩開。她在這個當兒。霍地將粉頸一埋。和范成龍的前胸一接觸。范成龍支不住。立刻轟天價的倒了下來。淨月趕上。右足在他的心口一點。范成龍咯的一聲。連吐了兩口鮮血。淨月道。我們再見罷。她說罷很快的動身走了。列公。方才這淨月用的那路拳法。却不是平常的家數啊。名字叫做七星拳。是北派中最厲害的一種拳法。用起來。又神速。又岔眼。丟送敵人性命。真個如探囊取物一樣的便當。所以范成龍吃了兩着便攤了。

儷影女史評曰。本回是專寫各方會合集齊的文字。又細又



整。在門筭合樺的去處。又拉出白菊花殲無垢的一段來。使
全局不致寂寞。

第四十回

恩仇了了七俠一途
善惡昭昭全書結束


且說淨月動身之後。范成龍的一口氣不來。也在門口與世長辭了。(故意用陶樂然臨終二語。趣甚。)東落鄉范成龍一沒有親眷。二沒有族家。所以他死了。也祇好白死。博得那班仇家。在暗地念一陣子阿彌陀佛罷了。有兩個好事的。還將他的屍身。拖到荒地上去。請那些野狗來開一回聚餐會哩。無垢有一次命人到南昌來尋范成龍。得着這個消息。無垢勃然大怒。親自到南昌來訪這事的究竟。一根一底的給他摸到了。他越發怒不可遏。暗道。我們和崑崙派一向



是河水不犯井水的。玉聲師太無緣無故的將我的徒弟做了。我怕喪失兩家的和氣。所以我不願出頭來多事。不想他們倒以爲我們崆峒派是好說話的了。又將我的徒弟范成龍做了。實在太沒有江湖上的義氣了。這一番不到懷玉山去見個高下。真個要惹得他們笑我無能怕事哩。(不省己先責人。不死何待)他越想越怒。連夜便趕到懷玉山和白菊花碰了面。白菊花對他說了好多的抱歉話兒。誰知他只當春風過耳。意思間定欲得到淨月方才甘心。白菊花見招陪他不了。火逼着面子。只得和他動手見高下了。在白菊花的心。能夠勉強將他敷衍了一陣子。然後請人出來調停。不想動起手來。無垢的劍法平常。和自己比較起來。要差到六七層的功夫哩。她便放膽將八卦行氣劍使出來了。不獨將他苦鍊多年的一枝來復



劍破了。並且連他的首級也順便找了。他殺了無垢之後。正待回菴。猛聽得山脚下有人議論着自己的劍法。她細細的一聽。知道是同道的人物。她連忙下山來。和他倆通了名姓。她忙將他倆邀到山上去。吉靈子和鋼髯在他菴裏盤桓了兩日。便動身走了。白菊花還有一個徒弟。叫淨泉師太。在杭州淨慈寺裏。白菊花有時也到杭州來遊玩。（此句爲救張德淑立一根據）吉靈子和鋼髯在江西遨遊了數日。轉道到安徽在九華山遇到了江南一丐。他們便訂了後約。明正到紹興去嘗嘗紫蟹太雕的滋味。鋼髯先自去了。江南一丐在初二趕到紹興去。吉靈子因江南一丐動身的時候。有事纏身。直到初九才預備動身。祁六甲謝人駿。武國馨。胡萬春。四個正在玉聲那裏吃拜年酒。聽得吉靈子要紹興去。他四個也要去。吉靈子聽得他們



要去。自是樂於答應啊。他五個一齊趕到紹興。可巧鄭鋼髯和一丐仍在紹興未曾動身哩。老小七俠英雄。在紹興大吃其太雕紫蟹了。到了十三那一天夜間。一丐忽然想起武天公的話來了。他便對衆人說明要到杭州去。吉靈子等一齊要去。於是他們七人又到杭州。在江南旅館裏碰到了天公鐵華。大家好不快活。不料一丐在候潮門外無意碰見世昌。他忙將天公鋼髯等一千人。請到撫署裏去。謝人駿和胡萬春又致謝他在西天目山搭救的大恩。趙世昌謙遜不已。他們到撫署。却就是安大人請客的那一天。趙世昌便請謝武祁吉胡史六位。和他到總督府裏去幫忙。他們自然是答應啊。論起七標領的本領。皆有些三脚貓哩。平常的人們。休道一個捉一個不得成功。便是十個捉一個。也未見得可以得手哩。可巧他們在這裏手



到成功。省却不少的麻煩。安大人命人將七標二十四旗的將領。一個個完全上了刑具。解到撫署裏候審。凌大人將刁知府。韋知縣。一齊帶到堂上。正待詢問。一個守門的公差。從外邊忽忽的進來。手裏執着一張名刺。呈到凌大人的公案上面。寫着耐霜散人四個字。那公差打了一躬。說道。稟大人。外邊有一個女道姑。領着一個年輕的女子求見。凌大人道。帶進來。那個門差便出去了。不多時帶進一個三十左右的道姑。一個十八九歲的美貌女子進來。趙世昌在凌大人的背後。見了那個道姑。不禁失聲喊道。兀那進來的不是我的母親麼。那道姑見了他。星眼一紅。淚珠兒直滾下來。趙世昌跑過來。一把執着她的手。不禁腮邊淚落。哽咽着說道。娘啊。我尋得你好苦啊。她一揮手。世昌忙退在一邊。（到此一句好。不然在大堂之上。惺惺



作俗態。豈不失了體統麼。白菊花走下一步。對凌雲生打了一個稽首。凌雲生慌的站起來。對她還了一個半禮。趙世昌之母。凌雲生自不能受其敬禮。用筆心細於髮。忙命她在邊席上坐下。白菊花指着那個女子說道。她便的張一斛的女兒。去年被哈木搶到私寓裏的時候。貧道正在淨慈寺裏。當天晚間。貧道恐怕他欲行非禮。便到他的私寓裏將她救到淨慈寺裏。彼時頗欲爲民間除一大害。又以別事牽延。未能如願。幸而大人榮任浙撫。吉光到處。魑魅現形。張德淑爲張家案中主要人物。貧道今日送來。候大人發放。凌雲生聽得大爲欣慰。將刁知府韋照西等一班人嚴審一過。刁知府韋照西等不由的不和盤托出了。凌雲生便將刁韋哈木七標旗領等一併打入囚車。預備解到京師。當晚在撫署裏大排筵席。款待衆家英




雄。白菊花合趙世昌娓娓的談到半夜。別後的狀況。胡萬春武國馨等一班人儘在西席上面鬧酒。鋼髯一丐黃副將安大人凌大人等一班在東席紛紛議論着解囚晉京的人選。安總督首先發言道。聞得前任撫台宋民命也是本家中一個主要人物。他却如何處置呢。（筆底嚴如密網。不曾放過一人。）凌雲生點頭說道。我也正在躊躇此事哩。隔壁吉靈子站起身來。說道。我去一趟罷。將宋民命捉來。一齊解押到京裏去。豈不乾淨嗎。凌雲生大喜說道。閣下肯去辛苦一趟。那是最好的了。吉靈子問同席的諸位英雄說道。煩各位等我一會。席不終。我便來了。他說着雙足一縱。早已上屋了。展開夜行功。不到一會。已到南京的撫署了。他在大堂上面。細細一瞧。只見下面燈燭通明。有如白晝。一順式擺着十個席面。那些吃客。正自觥籌交錯。



吃得十分熱鬧的時候哩。天井裏鋪着大紅氈毯。兩邊的廊下一班樂人。班笛秦簫。吹打不停。紅氈氈上許多的輕綃霧縠的女子。且歌且舞。大堂的額上。懸着一塊永慶昇平的簇花漏空匾。四週的各種花草。飛潛的紗燈兒。掛得密如繁星一樣。那些添菜送酒的僕厮。氣喘汗流。忙得不亦樂乎。原來宋民命這一天。正自預備明天的元宵的慶祝。當天晚間。東邀當地的各大員。到撫署裏大謙。恰巧兩淮鹽運使。在揚州買了四個歌女前來。送給宋民命。內中有一個名叫珠紅的。生得十分嬌俏動人。芳齡祇有十六。宋民命看見了。幾乎將渾身的骨頭一齊軟了。他在席上陪着各大員。吃了幾盃酒。忙不迭的到後面去了。吉靈子在東廂房的天溝裏。暗暗的察看了多時。不知道那一個是宋民命。原來那些大員飲酒。飲到高興的時候。大家坦



熟些將朝服大帽。一齊褪了下來。大家歡呼暢飲。所以吉靈子一時不易認得。不一會。第三席第一座上。有一個放下孟子向衆人說道。列位。宋大人是東道主人。今天陪着我們。忽忽的飲了兩盃酒。便到後面去了。難道他此刻還有什麼要公不辦麼。那邊第七席第二座一個人微笑答道。由他去罷。他今天得着一個活寶貝。此刻正在後面鑑賞活寶貝哩。我們又何去煞風景多事呢。（春光從此洩漏了。）吉靈子聽得。暗道。原來還在後面哩。我且到後面去候候他罷。他便飛也似向後面躡來。過了花廳。只見兩邊的套房。密密層層有明的有暗的。他從花廳上躡到東月門裏。一進的套房上面。悄悄的一聽。下面發生一種嬌滴滴的聲音來說道。老郝。你怎地到這一會兒纔來呀。又有男子的聲音說道。莫題莫題。我今天簡直忙得險一些兒。



分出兩個人來。(不料馬上便要照你的話上來了。)直到了這會。方才有空出來。吉靈子順着天窗的光線向下面瞧去。原來是一個年在十七八歲的女子。和一個三十上下的男子談話哩。那女子便是宋大人的一顆掌上明珠。芳名叫做翠英。她的生性風騷得很可以哩。在十五歲的時候。已經解識風情了。加上時時受到乃父的陶鑄。那些風月的勾當。早已了解了。到十六歲上。和一個小廝。在無人的去處。偷偷摸摸的幹了幾次不見天的勾當。覺得世界上再也沒有那勾當來得有趣了。她便又進一步。和一個年壯的男僕。發生關係了。未到一年。那個男僕不知何故。陡然得着一個急病死了。她祇得另尋頭路。又和一個姓郝的勾搭上手。那個姓郝的本來是一個偷香的老手。翠英得了他。覺得比較以上兩個又好。打得火一般的熱



烈。真有一日不可無此君之概。（這也算宋民命一個小小的報應罷了。）今天他倆又在做那個把戲了。吉靈子勃然大怒，一張嘴，一道白光。在房間裏霍地一繞，一對赤裸裸的男女，立刻身首異處了。（此之謂真個銷魂也。）吉靈子將他倆做了。又向東邊的套房裏尋去。過了兩處暗房，只見裏面有一所精室，燈光未熄，隱隱的聽得裏面發出一種嘻笑的聲音。他湊身到窗前，從窗縫向裏望去，只見宋民命坐在床前，懷中摟着一個女子。正在那裏調弄哩。只聽他說道：我的心肝，像我這樣的顯貴，難道還夠不上做你的丈夫嗎？你只要好好的在我這裏住下，要什麼沒有呢。便是到皇宮裏去，做一位貴妃，也未見得有怎樣的寫意罷。他正自說得開心的時候，吉靈子霍地從外邊飛身進去，也不打話，一把將他的衣領抓住，往腰間一挾。



飛身走了。到了杭州的府署裏。他們仍然未曾散席哩。凌雲生就在席前將宋民命審問了一審。一齊打入囚車。安大人便請吉靈子。謝人駿。祁六甲。武國馨。胡萬春。趙世昌。史鐵華等七人押解囚車入京。一面凌大人親自到於潛縣去將張一斛和衆人放了。又將張家的財產如數發還張家。縣治下七級官員。一律革職問罪。凌雲生回到杭州。命人將張德淑護送回去。吉靈子等於次日押車動身。在路上叙。那天抵到京師。將凌雲生呈本送到刑部。由刑部轉呈官家。官家閱本大怒。旨下將哈木刁。韋宋等一班人。一齊梟首市曹。三齊罰俸三年。凌雲生加三級。安大人調昇提督。黃副將坐昇總督。所有出力的人員。有官者昇一級。無官者賞俸三倍。吉靈子等七人不願爲官。一律給以俠義可風金獎章一面以示獎勵。七俠謝恩出京。各自歸



去。小子的手腕。到這時也寫得乏了。只得暫作一個結束罷。

儷影女史評曰。人們每每都說著小說難在起頭。殊不知煞尾的難。却不亞於起頭哩。像本回結束。不濡不滯。更不勉強。多麼自然啊。

七俠於末回始作一聚。確有百川入海之妙。七俠既然於無意中聚會一堂。共作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後文如再延長。
本會畫蛇添足了嗎。所以我道他收束得妙不可階。

